

第五集

傳道經驗譚

孔祥熙題



PREACHERS' EXPERIENCES

Vol. V

EDITED BY

D. Y. Yang

FIRST EDITION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 HANKOW.

1 9 3 1

譚 驗 經 道 傳

集 五 第

編 榮 道 楊

目 次

序	李逢謙
弁言	編 者
篇一	袁恕菴
篇二	王明道
篇三	李恆春
篇四	倪鴻文
篇五	應會治
篇六	費宗之
篇七	張學恭
篇八	麥梅生
篇九	林溫人
篇十	九十一
馮葆光	一

譚驗經道傳

傳道經驗譚第五集序

世界有兩大文壇，在教外曰講學，在教內曰講道。（傳道之職，不僅在講，本編爲講道而設，故專言講道。）講學屬乎知，講道屬乎靈，二者雖有淺深之別，而所用之方法，則殊途同歸。講學者，出其經驗所得，公諸後學，後之學者，淺之將得其所學以爲學，深之將得其經驗以爲治學之方法，僅得其所學以爲學，則所得有限，果能得其經驗，則治學之力，乃無止境。講道者，出其經驗所得，公諸廣衆，吾人固貴得其道以爲道，尤貴得其經驗以爲傳道之指歸，僅得其道，則道僅在我，夫惟得其經驗，而後我之道可及於人人。本編顏曰：經驗譚，非僅望閱者由此得道，尤望閱者由此得傳道之經驗也。

竊嘗惟四福音書，耶穌傳道之經驗譚也，使徒行傳，各使徒

傳道之經驗譚也，書信，則又各使徒自述其傳道之經驗譚也，夫惟有此經驗譚，故後之讀者，既得眞道之闡奧，又得傳道之矩矱，二千年來，道以不墜，傳之益廣，其在斯歟。

今之人雖未敢窺比於古，但凡有經驗，無不可以作後人之師資，况同一道源，同一靈力，今與古時代攸殊，道與靈固無殊也，道與靈既無殊，則所得之經驗，雖屬稊壤，勺水，要無不可與喬嶽，海洋等量齊觀。楊君道榮，我宗龍象，其於名牧講壇，雖吉光片羽，亦必什襲珍藏，積有歲時，綴爲五集，其一至四，早已風行海內，膾炙人口，今第五集又將付鉛，徵序於余，余道力甚淺，曷敢以管蠡之見，窺測名牧之高深，惟窺嘗於治學之餘，稍得經驗之旨趣，本編既名曰經驗譚，取義殆有同乎，故聊貢鄙意，揭於簡端，是爲序。

一九三〇年，一一月一三日，河北李逢謙。

弁言

本集得以照例和讀者相見，一方面要熱烈的感謝慨然出其緒餘公之全國的著者；一方面要熱烈的感謝贊助鼓勵徵集的諸君；其他或介紹投稿，或代求題字，均深爲紝感。因稿件遞到的不齊，和印刷的關係，本集照預期較晚一二月出版，此則事實所限，還請著者和讀者加以曲諒。

中華國內佈道會雲南楚雄宣教師陳玉玲女士，從病後百忙中草成一篇，珍怪遠味，讀之令人振奮。但因寄到時各篇均已排就，將列入第六集卷首。其他已經預約而稿件無法獲得的，只好從闕。

本書出至六集後當暫告一段落，以後如需繼續進行，或者以一至六集爲一卷，而以另行徵集的爲第二卷的第一集，亦未可知。

歡迎讀者對於本書開誠的指正！

楊道榮二十年一月三日

傳道經驗譚

本篇著者



中華監理會湖州長區
袁恕菴牧師

傳道經驗譚 第五集

篇一

袁恕菴

主耶穌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這一件是甚麼呢？不是福音真道嗎？主又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甚麼叫做福音呢？不是爲十字架的道理作證，使天下萬民因信耶穌基督，而從罪惡中得救嗎？主特把這唯一的大道，明白地訓誨門徒，又把傳道的大任，鄭重地託付門徒，可見傳道一事，是吾人最大的使命，也是最高的職務啊！

我本來是個罪魁，不識上帝，不信基督，莫說傳道了，然而上帝用他豐富的恩典，在基督耶穌裏救援我，並且恩上加恩，召我在他的葡萄園裏做了工人的一分子，我蒙召作工以後，回想到我如何得聞福音，如何皈依基督，如何擔任傳道，我很是希奇，因爲我並沒有這種志願，怎麼不期然而然的到了這個地位呢？我就深深的知道完全是上帝的旨意，和他的大愛，我因此又知道歷年的種種經過，實是上帝爲我預備的道路，一步一步的領導我，直到如今，還是不住的領導，要我向着標竿直跑。他這樣的恩賜，在我罪魁身上，真是測不透說不盡的，我只能說，慈悲的聖父阿，我感謝你。

我做牧師的起初幾年，是在松江樂恩堂，那時上帝又進一步的領導我，因爲松江的聖經女塾有一次請余慈度女士領會，約有十天之久，會中好多人受聖靈的感動，痛哭流涕，向神

和人認罪，聖靈亦感動我心，想起對於某人某事，我實大大得罪了他，總得向他認罪才好。但一轉念間，覺得若去認罪，必失面子，況事已過去，還是不提為妙。我在這樣狀況中間，正像保羅說：『按着我裏面的意思，是喜歡上帝的律，但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擣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這話果然不錯，然而聖靈已在我裏面做工，把那個罪案恰似醜轎一般，在我心目中忽起忽落，直到明天晚上，仍是如此，很覺不安。我就跪下禱告，承認這罪，求主饒赦。誰知一次二次的禱告，心中總不平安，且有一種異常的痛苦，無可形容，亦從未經過的，只得學着保羅說：『我真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那時我簡直是被聖靈管住，逃避不得了。於是第三次再跪下，兩淚直流的認罪禱告，並立願明日必向某人當面認罪，求主賜我力量，順服到底。禱告完了，立刻心中大為平安，知道已蒙上帝允准了。時已夜深，我即歡然就寢。明日清晨，不待早餐，急到某人家裏去，但是一路走似有微聲，你果真去認罪嗎？這個做法，究竟好的嗎？你須細想一下，以後懊悔莫及了，現在不如回去罷。同時又有微聲說：你已向上帝立願，你只管去，不要再被擣去了。我就默禱說：我願順從我父，求父幫助我。於是走進那家，一見了某人，就握着他的手說：今天是上帝叫我來的，隨卽誠懇地向他認罪。他見我這樣情形，是萬萬想不到的，就流淚着說：以前的事，究是我自己的差，不能怪你，並連連的向我稱謝道歉。他本來不是信徒，但這個當兒，他夫婦倆都很熱誠的說：感謝耶穌的恩典，你這樣待我們啊！我從那家走出的時候，真像身

上卸去了重擔，心上搬開了大石一般，覺得非常輕鬆暢快，看了天光日色，和眼前人物，都是別有一種可愛的景象，心中充滿了喜樂平安，也是無可形容，從未經過的，只是和昨晚比較，一苦一樂，簡直是有天堂地獄的分別了。感謝上帝，他藉着基督的靈，在這一霎時間，把我領到了重生的地步，尤其要感謝的，因為某人夫婦倆從此都傾向耶穌，過了一年，我已調任上海牧師，他倆亦成爲基督徒了。

我從這一次得到屬靈的恩賜之後，覺得有新生命在我裏面，不論禱告，讀經，講道，作工，都是氣象一新，很抱樂觀。迄今二十餘年，我的傳道工夫，都從這一步上隨着聖靈的引導，一路進行，在這個歷程中，隨時隨事，給我得了教訓不少，現在把關於傳道方面的幾樣心得，分述在下面。

(一)傳道的宗旨，不是我用福音來做講道的資料，乃是上帝用我宣傳耶穌救世的福音。亦不是勸人爲善，破除迷信，就算爲宣傳福音，乃是把十字架的道理領導人信仰耶穌，悔改得救，也不是請人聽道慕道，以至受洗進教，就算爲領人信主得救，乃是把人引進基督裏面，靠他的血，得蒙救贖，和他同做上帝的後嗣。

(二)傳道的方法，最要的是聽從耶穌，看彼得在革尼撒勒湖打魚的一回，整夜得不着甚麼，他聽了耶穌的話，移船下網，便得了許多魚，甚至網也險些破裂，船也幾乎沈下，那時主對他說：「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這明明是用得魚的方法，指示彼得怎樣得人，且要他知道靠着自己，

必致徒勞，惟聽從主的命令，才有圓滿的效果。

(三)傳道的能力全在於順服聖靈。人都知道五旬節上門徒充滿聖靈，以致大有能力，但更須知道聖靈降臨以後，不是門徒去使用聖靈，乃是聖靈在門徒裏面，使用他們。換一句說，他們對於聖靈是完全順服的，所以無論講道、醫病、受迫、監禁，甚至被殺，一言一動都用特殊的能力，在他們身上表顯出來，足見聖靈和傳道有密切的關係。吾人求聖靈的充滿，果然要緊，但是順服聖靈，尤其要緊。

(四)傳道的總題目就是耶穌基督，因為他是「道成了肉身」，凡係上帝的奧秘，和一切的豐盛，都在他裏面。「他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他自己說：「我是路，是真理，是生命。」可知耶穌基督就是道的本身，除他以外，無所謂道，所以使徒傳道，只是傳一個耶穌基督，歷代傳道偉人，引千萬人信主得救，做成極大的天國事業，像衛斯理、司布真、慕翟諸人，亦只是把這個總題目，發揮光大罷了。

(五)傳道的根本問題，就是自己裏面有沒有基督。約翰說：「有上帝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上帝的兒子，就沒有生命。」這個有字的意義，比信字更深一層，正像彼得對美門口瘸腿的乞兒說：「金銀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那人立刻就能站立行走了，可見傳道人自己須有基督在裏面，才能拿來傳給別人，如探囊取物，很是便

利的不然，雖有許多的方法，絕妙的口才，但這生命的基督，卻拿不出來，那不是『成了鳴的鑼響的鍊一般』嗎？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也要落空嗎？所以保羅對於這個問題，非常注重，他願『糞土萬事，爲要得着基督。』他自己雖不算爲已經得着，然而實際上，明明已有基督在他的裏面了。我很羨慕彼得做這樣的工夫，我願效法保羅，也竭力的追求。

總而言之，傳道一事，是『上帝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要代替基督，在上帝和世人中間負完全的責任。一個渺小孱弱的我，那裏擔得起這種職責呢？但以前我卻不知不覺，好像是容易的，等到得了重生的恩賜以後，才知道有屬靈屬世的分別，屬靈方面應當進步，屬世方面亦須處理，我就覺得有些難了。後來天天要在屬世的環境中，做屬靈的工夫，而且屬世的事，不論社交，公益及尋常雜務，偶有誤會，往往使屬世屬靈兩方面，都是有損無益，即查經佈道，各項工作，亦像種子落在石田，不見效果。我更覺得愈做愈難，將要脫力了。幸而『基督的愛激勵我』，靠他的大能大力，得勝萬難，且使我增加閱歷，上文所述的心得，就在那個時候感悟的。現在雖因新潮流的激盪，教會橫遭打擊，然而吾行吾素，『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傳道』，況察社會的現狀，非教的聲浪愈高，傳道的工夫愈急，魔勢雖大，我只管高舉基督，出同胞於罪惡，求中華之歸主，以榮耀三位一體的上帝聖名，我的天職在此，我的大願亦在此。

鄙人濫竽傳道，歷二十餘年，自愧無德無能，絕少成績，乃蒙信義報主編楊道榮先生不遺棄

非委撰我的傳道經驗譚一再函囑情無可却不得已把已往陳述和一二管見拉雜成篇聊以報命實無經驗可言只是愚者一得罷了尙祈高明賜教匡我不逮是所綱感

恕菴并識

篇二

王明道

我原不是傳道士，也不是傳道士的兒子，我是一個曾抱有絕大屬世的野心，自十五歲就定志要作大政治家的青年。神起初召選我的時候，我會有三四年之久竭力抗拒神的召命。不料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神的打擊，幾瀕於死的重病，黑暗勢力的壓迫，中途輟學的苦痛，繼續着臨到我身上。同時神又藉着種種的境遇和事工使我更清楚明白他在我身上的召命。當我二十歲的夏季，在一個學校執教鞭整滿了一年的時候，我方完全降服在神面前，甘心將自己的一生奉獻，願意爲他的聖工勞力。從那時起，我便經營怎樣受完大學的教育，怎樣再受高等神學的教育；那時，我以爲不如此是沒有資格去傳道的，那想到神知道我的缺少和需要並不是在這裏，因此他便領我走他看爲適宜的道路，却將我自己定意要走的道路堵住，以致我不能照着自己的計畫前進。

那年的秋季繼續着在學校執教鞭的時候，忽然心靈中感到極大的乾渴與缺乏，一種不可名狀的苦痛竟無法可以消除，只有晝夜的迫切禱告，希望神補足我的需要。不料經過了多日，竟未曾得着少許的恩賜，苦悶極了，我便向神求問爲甚麼我的禱告竟不蒙垂聽。一日晚間得了他的回答——『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一個目空一世自以爲義的人，蒙了神的光，照頓

覺自己是十分污穢，自己的罪異常重大，便立時在基督的十字架下俯伏認罪，誠心悔改，『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感謝神，他的話是怎樣說的，他就怎樣成全了。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夜間，便成了一生最可記念的一個時期。

蒙恩以後，熱心似春筍一般的盛發起來，心中定意，只要是神的意旨，無論甚麼艱難險阻在前，都願意挺身直進，果然不到兩個月，竟因為信仰的原故被逐離開教讀的學校，不多幾日，家庭的窘迫，朋友的誤會，生活的困難，宛如盛夏的烈風暴雨，一齊的向我打來，初得救恩尚未堅固的我，幾不知應當怎樣應付這一切，在四望無援的境遇中，只得每日獨居在一間小屋中，迫切的禱告，專心的讀經，感謝神，就是在這時期，他開了我的眼睛，使我得知他救恩的奧祕，從那時起，基督成為我的珍寶，快樂，盼望，榮耀，聖經成為我寶藏的府庫，日用的食物，以前所懷抱的野心，所尋求的學識，所貪慕的名利，在我的眼中一概都變成像浮雲一般的無足輕重，那一種甜美特殊的經驗，真是我從來未曾得過的。那時我方知道在基督裏所有的幸福是世上任何種利益不能相比的，因此獻身事神的心志，比從前更堅固了許多。

蒙恩以後，開始受神的訓練了。三四年之後，因處在艱窘的家庭中，歷盡了家庭友人以及各方面的誤會逼迫，備嘗過辱罵，譏諷，眼淚，傷心，種種的苦痛，但正是在這種環境中，受了神最大的造就，神的時期到了，他便起始用我為他的聖工服務。到了今日，不覺已有五年多的工夫了。回想

已過的幾年中，自己是怎樣的常常冷淡退後，屢次跌倒失敗，又是怎樣的懶惰不忠心便覺愧對那施恩召我的神。但一想到神無限的恩惠堅定的應許，又不禁踴躍歡欣，不敢因自己的失敗便灰心，在數年工作的經驗裏，反省己身，觀察他人，悟到傳道士所必具的幾樣要件，寫在下面，以作我的傳道經驗譚。

一 傳道士必須具有純正的信仰

純正的信仰是真實的基督徒所必須有的最重要的樣事物。一個基督徒是因着有這信仰，方在神前被稱爲義，得着救恩。又是因着有這信仰，心中方充滿了喜樂安慰與盼望。更是因着有這信仰，方能得着諸般屬靈的福祉，與靈界戰場上的勝利。純正的信仰是一個基督徒的堅固基礎，他的愛心，熱誠，喜樂，盼望，工作，能力，都建立在這基礎上面。沒有這個基礎，一個人就不能稱爲基督徒。這個基礎一經動搖，這個基督徒必隨卽墮落。純正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言語——聖經——上有純正信仰的人，凡事不憑眼見，只因爲神的話是這樣說，他們就這樣信。有純正信仰的人，承認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他們篤信耶和華是創造世界與人類全能全知全善的神。他們篤信耶穌是神的兒子基督，照着神藉衆先知的口所說的豫言，藉童女而誕生，後來爲人類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作了贖罪的祭物，埋葬後過了三日復活起來，升到天上，將來還要再來，迎接屬他的人，審判世界，建設神的國。他們篤信聖靈一切的工作，他們

篤信罪人因信稱義從聖靈得重生的要道，和聖經中一切的豫言與奇事。信徒對經義的見解，因着有種種的原故，固然不免有許多的歧異，但以上所說的根本要道，卻是每個基督徒必須相信的；不這樣，就不能稱為基督徒。傳道士既是領人作基督徒的，他們自己必須先具有純正的信仰，這是不待煩言的了。

可嘆現代的教會當中有多少傳道士竟是沒有純正的信仰！他們中間有人不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有人不信創造的工作，有人不信贖罪與復活的要道，有人以耶穌再來為寓言，有人否認豫言與奇事，有人對於這一切要道全然不信，有人甚至於不信實在有神；同時他們卻說耶穌的人格非常高尚，耶穌的教訓十分優美，如果我們能聽從他的訓言，效法他的模範，必定心可以正，身可以修，家可以齊，國可以治，社會可以改良，世界可以變成天國。他們又說，我們不迷信神權，我們不受甚麼遺傳與信條的約束，我們只宣揚基督教的三大原則，就是自由、平等、博愛。他們自己這樣沒有信仰，還去批評那些有純正信仰的基督徒為信的太死，為迷信，為陳舊腐敗，這般人雖然毫無信仰到這種可憐的地步，他們卻仍覲顏自認為傳道士；同時還有許多人承認他們是傳道士，還稱他們為牧師教師。黑白淆亂，一至於此，我真不能不為今日的教會哭。「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掉在坑裏」正好為這種傳道士與他們所領來的人寫照了。

欲求樹木的繁茂，必先培植牠的根本；欲求房屋的穩固，必先堅立牠的基礎；欲求傳道士的

合用，必先注重他的信仰，教會選用人材，傳道士希望成功，都必須在這裏注意。

二 傳道士必須自己真得着救恩

傳道是引人歸向基督的事工。除非一個人自己先歸向了基督，他就決不能引別人歸向基督。傳道是救人之事工。除非一個人自己先得了救，他就決不能去救人。叫一個自己尚未得救的人去救人，這是一件又可笑又可哭的事。一個人必須自己先得了救恩，然後他方深知未得救以前的痛苦與既得救以後的快樂，以致他不忍不快起來去救人。一個人必須自己先得了救恩，然後他方了解神愛的浩大，救恩的寶貴，以致他不能不快起來去救人。一個人必須自己先得了救恩，然後他方認識得救的道路，方能引領別人走這條路得救。一個自己還未曾得救的人，無論他明白多少道理，或是會講多少道理，他對於神的救恩究竟是一個門外漢，又怎能領別人接受救恩呢？

傳道士是主耶穌的見證，（自然不只傳道士）他們當向世人見證，主在他們身上所作的大事，和主向他們所施的救恩。一個未曾得着救恩的人能見證甚麼事呢？叫一個未曾得着救恩的人去為救恩作見證，只有去作假見證罷了；但假見證永遠不會感動人。我們常看見有的基督徒並沒有甚麼學識才能，也不長於講道，但他確已得着救恩。他只將自己悔改得救的經過向人述說出來，就能使人大大受感，這就是因為他自己已經先得了救恩，他所作的見證是真的，所以

能這樣感動人。許多人都知道杭州的西湖是中國的名勝。找一個從來未曾到過西湖的人，我們給他一幅精細的西湖地圖，一冊詳明的西湖遊覽指南，與幾十張西湖照片，請他仔細讀過看過以後，再請他述說西湖的風景，無論他說的怎樣好，也決不及一個自己遊過西湖的人說得更親切有味，更使人愛聽。照樣，有人用過工夫學習聖經，查考過聽見過得救的道理，更能將救恩的要道講得娓娓動聽，不過他自己並未會真實悔改得救，他的講論也決趕不上一個自己得了救的人所講的能感動人，能收大效。縱使未曾得救的人也能引領一些人，這些被領來的人也不過是未曾得救有名無實的基督徒而已。今日的教會中所以有這麼許多未曾得救的基督徒，就是因為先有了那麼許多未曾得救的傳道士。

同工的朋友們，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當先得着澈底的解決——『你自己是否已經真得了救恩？』

三 傳道士必須奉神的差遣

經上說：『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羅十章十四、十五節，在這裏我們看出傳道事業的步驟：第一是奉差遣，第二是傳道，第三是聽道，第四是信主，第五是求告主名。這五步中的前兩步是論到傳道的人——奉差遣與傳道，後三步是論到聽道的人——聽道，信主，求告主名。但在這五步中

的第一步就是奉差遣——傳道士奉神的差遣有了這最首先的一步，然後方能有傳道的事業。舊約時代的先知，新約時代的使徒，都曾大大被神所使用為道作了美好的見證，他們傳道以前，那一個不是先奉了差遣呢？容我們略看他們被差遣的記載：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在這裏請差遣我。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却不曉得。』——賽六章八九節。這是以賽亞被差的經過。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耶一章七節。這是耶利米被差的經過。

『他對我說，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國民以色列人那裏去，他們是悖逆我的……我差你往他們那裏去，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二章三四節。這是以西結被差的經過。

『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羣……』——太十章五至廿三節。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廿章廿一節。這是使徒被差的經過。

因為古代的先知與使徒都是被神所差遣的，所以神與他們同在，與他們同工，又將自己的

靈賜給他們，他們因此方成就了那些大的事工，被神差遣是何等重要的事啊！

論到奉差遣這一件事，我可以將今日的傳道士分作三類：第一類是被自己差遣的，這種人偶然因着某種刺激，某種原因，定志要去傳道，或是因為謀生不易，不得已而混迹教會，藉傳道以糊口。這種人不但未曾被神差遣，而且也不曉得被差是甚麼意思。第二類是被人差遣的，容我們舉一個例，顯明被人差遣的危害。一個學生在教會的學校裏讀書，因為受經濟的壓迫，不得已要半途輟學，恰巧這個教會很缺少傳道的人才，牧師看見這個學生的景況，認為最好的機會可以為教會造就一個人才，便乘機對那個學生說：「你如果還希望繼續求學，教會可以資助你費用；只是你必須應許畢業後要在本教會傳道幾年，否則須立時償還所用的款項。」這個學生本來就未曾真實認識基督，自然更不願意作這種下賤傳道的工作。不過若不應許下來，自己又沒有錢讀書，半途輟學是何等不幸的事。他心裏想：既然有這種良機在前，何妨就敷衍應許下來，無論如何，目前先可得着錢財讀書。畢業以後，羽毛豐了，誰還禁得住我高飛遠去？想到這裏，便滿口應許下來。牧師惟恐學生異日反悔，還同他批下了合同，簽了字，畫了押。這個學生便自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畢業了，機會好呢，再留一次美洲、歐洲，畢業回來，誰想去傳道？不過限於合同的縛束，無法脫身，只得忍着肚皮痛去為教會傳上幾年，道合同上訂的是畢業後至少必須為教會服務五年。任事二年半以後，已經在政界上奔走經營，好了一個濶缺，六十個月滿了，一天也不多留，便藉口生

活艱難，辭去了傳道的苦缺，一躍而爲科長，局長，處長，委員；穿上文官大禮服，到政界上爲主發光去了。被自己差遣的傳道士不合用，被人差遣的傳道士更要用不得。但是可哭啊！現今教會當中有多少這兩類的傳道士呢！

被神差遣的傳道士不是這樣。他們是自己已經先悔改得救。神在他們心中動了善工，將他的旨意顯示與他們。他們看出神的旨意是要他們去傳道。他們因着神的大愛激勵他們，因着看見許多人還在罪惡與絕望裏，以致心中大感痛苦，不能不去傳道，不忍不去傳道。他們的肉體或者也曾多次逃避神的呼召，或者也會多次畏懼前面的痛苦與損失，或者也會想到作別種事業可以得着金錢名譽與福樂。他們或者也會『給了船價上了船，要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逃耶和華。他們或者也會說：『我不再題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但是神的手抓住了他們，使他們無法逃走，又使他們不能閉口不言。於是他們作工了，神的靈與他們同工，他們的勞苦便有無限的效力。他們講道了，神的話在他們口中，他們所講的道便如兩刃的利劍刺透多人的心。這種傳道士所成就的事業，豈是人所能思量的呢。

親愛的同工，你是否已經奉了神的差遣？若還沒有，現在有兩條道路，你必須選擇一條去走，一條就是急速俯伏在神面前，切求他差遣你；再一條就是趕快提出辭職，退避寶路，以免悞已而又悞人。

四 傳道士必須自潔歸神爲聖

耶和華是聖潔的神，他的工作是聖潔的工作。他的旨意是要屬他的人遠離污穢邪惡，成爲聖潔。傳道士是神手中的器皿；他們所擔負的使命就是去成全神的旨意。他們若不自潔，還有甚麼希望能夠爲神所使用，引領他人離惡成聖歸與神呢？

許多傳道士失敗的原故就是在這裏。他們的思想、言語、行爲、生活沾染了許多的污穢罪惡：貪財求名，虛偽說謊，淫邪，自私，嫉妒，憤恨，結黨，紛爭，以及種種其他的不義。雖然他們中間有些人在外面並沒有甚麼顯著的惡行能被他人看見，但那些隱藏的罪在神眼中也許比外面顯著的惡行更可惡，更污穢，因爲他們不能自潔，所以便遭遇了三種失敗。

一、他們不能得神的使用。律法書中記載神吩咐摩西製造一個銅盆，放在會幕和壇的中間，盆裏盛水，祭司每逢進會幕，或是就近壇前供職，給耶和華獻火祭的時候，必須先在這盆裏洗手洗腳。（見出三十章十七至廿一節）那條律法的意思就是說，神是聖潔的，在他面前侍立供職的人也必須聖潔。這條律法對我們有極深切的教訓，使我們曉得神的工人若不先自潔，就不能進到神面前，爲他所使用。

二、他們沒有可傳的道理。傳道士最大的工作就是警告人以罪惡的危險，招呼他們悔改接受神的救恩。但惟有自己先離棄了罪惡，然後方深覺罪惡的可恨，方看清罪惡的危險，方能爲他

人的罪惡焦急，方能大聲疾呼警告世人逃避因罪惡而來的審判，勸人速速悔改接受救恩。未曾自潔遠離罪惡的傳道士不能作有能力的工作，因為他們沒有可傳的信息。

三、他們沒有屬靈的能力。傳道士所作的工是屬靈的工作，除非他們得着聖靈的能力，在工作上就必定一無所成。但聖靈只能住在聖潔的人裏面。當一個傳道士在聖潔上越發進步的時候，他所有屬靈的能力就越發增多。不自潔的傳道士雖然有時勉強要去作一些傳道的工作，但因為沒有屬靈的能力，至終只有徒喚奈何罷了。

除去以上所說這類傳道士以外，尚有一些傳道士因為已經自潔歸神為聖，所以蒙神所大用，作成了許多的善工，可惜當他們未曾留意的時候，遭了一些罪惡的侵襲。起初不過心內署成了一點驕傲、自私、嫉恨、戀世、愛名、汚念，或別樣隱微的罪惡；別人未曾看見，有時自己也未曾發覺。不料忽然失去了能力，在工作上處處遭遇了失敗，自己的心靈中也感到異常的枯乾與痛苦。他們由驚奇而轉為失望灰心，他們很痛苦的去質問神為甚麼這樣待他們。那時神要回答他們說：『你們中間有當滅的物，你們若不除掉，在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

失去了能力的同工們讓我們效法約書亞，清早起來，容神清清楚楚的指示我們在我們裏面有甚麼隱藏的罪，使我們受了連累，不能得勝。發現了這罪以後，就急速承認，痛心悔改，打死了亞干，耶和華就將艾城交與我們了。

五 傳道士必須高舉基督的十字架

傳道士的要務，就是宣揚救恩的福音，招呼人悔改求救。福音的中心點，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神的震怒，是在十字架上得以消除；基督教贖的工作，是在十字架上得以完成；罪人得救的恩門，是在十字架上得以敞開。沒有十字架，就沒有救恩；沒有十字架，就沒有福音。傳道士不高舉基督的十字架，就不是福音的使者，不是神的僕人。這種傳道士無論作多少工，領多少人，他們的工作，在神面前都不過是草木禾穉。

保羅是神所選召所大用的僕人。他為古今一切傳道士作了一個最好的模範。他的信心、愛心、熱誠、德行，並他所講的道理，無一不足作一切傳道士的標準。他論到他所傳的道說甚麼呢？『我會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二章二節。保羅豈是不知道別的呢？他本是富有學識的人，若論世上的知識和辯術，恐怕沒有多少人能趕得上他。他會講那些地上的事也許比任何人都多。但他深知道那些並不能使人見神，使人得救。那些並不能安慰傷心的人，也不能解脫罪人身上的負擔。他作工的目的不是要炫耀自己的才能，也不是為博得金錢與名譽。他述說他作工的目的乃是『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他知道除了十字架以外，沒有別的道理能使他達到救人的目的，所以他不講人所歡迎的世智，却甘冒多人的反對，去傳基督的十字架。

爲甚麼今日各地教會所作佈道的工作沒有多少實效呢？爲甚麼今日許多傳道士所講的道不能使飢渴的得飽足困苦的得拯救呢？容我們到許多講台底下坐一些時候，聽一聽那些會長，監督，博士，牧師，以及許多城市鄉間的傳道士們所講的都是些甚麼？我們便能得着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了。我們聽見自由，平等，博愛，犧牲，服務，改良，道德，人格，社會，國家，以及種種屬地的事，却聽不見十字架的福音，並以十字架爲中心的一切要道。

傳道士固然不當只講十字架的救贖，他們須要進而講基督的復活，基督的再來，聖靈的大能，得勝的人生，以及其他許多深奧屬靈的要道。但十字架乃是這一切道理的基礎，忽略了十字架，這一切道理便都變成空洞的理論，不能使一個罪人得着救恩與安慰，不能將一個沉在罪惡和失望中的人拯救出來，使他的腳穩立在磐石上。傳道士不願成功，不願得人，則已，否則必須高舉基督的十字架。

六 傳道士必須宣講神的言語

傳道士所負的使命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有許多人完全行在幽暗中，怎樣方能幫助他們看見他們自己的罪惡與危險？有許多人心硬如鐵，怎樣方能幫助他們敞開他們的心認罪悔改，接受救恩？在信徒中有許多軟弱的，怎樣方能幫助他們日漸強壯？有許多與仇敵——魔鬼——交戰，屢屢失敗，幾至灰心的，怎樣方能幫助他們轉敗爲勝？這些事工既是傳道士的責任，這些難

題就不能不先得着圓滿的解決。

好了！神爲他的僕人已經解決了這些難題。他告訴我們說，他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百十九篇百三十節）傳道士宣講神的言語，就能照亮行在幽暗中的人，使他們清楚看出自己的罪惡與危險，不能不趕快認罪求救。他又告訴我們說，他的話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錘。（耶廿三章廿九節）他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來四章十二節）傳道士宣講神的言語，就不愁鐵石一般堅硬的心不被打破刺透，立時自責悔改。他又告訴我們說，他的道就是純淨的靈奶。（彼得二章二節）屬靈的食物。（耶十五章十六節）傳道士宣講神的言語，就能使靈性瘦弱的信徒得着天上的養料，日漸發育健強，有力量抗拒靈界的仇敵，有力量榮耀神，服事人。他又告訴我們說，他的道就是聖靈的寶劍。（弗六章十七節）傳道士宣講神的言語，就能使屢次失敗的信徒得着勝敵的利器，因此遂至轉敗爲勝，制服了一切靈界的仇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神的言語就是傳道士作工的利器。有這種利器在手中，並且常常運用，無論對未信的人傳揚福音，或對內栽培澆灌信徒，都能措置裕如，收效宏富。神的言語都在他默示古代先知和使徒所寫的聖經中完全相信聖經，殷勤查考聖經，專用聖經上的話講道，作證的傳道士，作工所收的效果，決不是終日敷衍了事，東拉西扯，講些人言世智的傳道士所

能趕得上的。

不但如此，傳道士也只當宣講神的言語，因為神召他們就是要他們作他的口替他說話。（耶十五章十九節）他們沒有權柄去講自己的意思，也沒有權柄去講人所發明的學說、哲理、主義、教訓；更沒有權柄去講那一切違反聖經的謬誤道理。傳道士不當效法演說家與雄辯家，去自由發揮一己的見解和幻想。神對傳道士所發的命令乃是：『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耶一章七節。『得我話的人，可以誠實講說我的話。』——耶廿三章廿八節。『他們或聽，或不聽，你只管將我的話告訴他們。』——結二章七節。使徒教訓傳道士的話也是說：『若有講道的，要按着神的聖言講。』——彼前四章十一節。『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接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章十五節。遵着神的這些命令去作工的，方能稱爲神的好僕人。

七 傳道士必須勇敢無畏

世界上當兵的必須勇敢無畏，方能作好軍人；因為他們所擔負的是一種艱難危險的任務——與強敵交鋒。沒有勇敢的人，一遇見這些可怕的景況，便立時棄甲曳兵，轉身逃跑，這樣還有甚麼盼望能得勝呢？傳道士所擔負的任務更多有艱難危險。軍人在戰場上的生活雖然是可怕的，但他們並不是終年總在戰場上。傳道士在他們擔負傳道任務的時期中，卻是

無時無地不是如同置身戰陣，與敵交鋒，他們更需要勇敢無畏，自是顯而易見的事了。

許多傳道士或者未曾覺出作傳道的事工必須有勇敢。這正是他們不忠心於他們職任的證據。越是忠心的傳道士，越需要勇敢無畏。容我畧述兩個最大的原因：

一、傳道士沒有勇敢，便不能宣講神的言語，責備世人的罪惡，警告他們逃避將來的震怒，勸他們趕快悔改，接受救恩。

傳道士所負的第一種使命，就是引領不信的人悔改求救。但世人若非先知道他們的罪惡，是何等重大，他們的結局是何等危險，他們就總不肯悔改求救。因此神吩咐他的僕人們第一步要講的道理，就是大聲疾呼，斥責世人的罪惡。這種斥責不是出於人的私意，乃是因為神看見世人深深沉溺在罪惡裡，他的心中為他們十分焦急，因此吩咐他的僕人們發出來的。

但這是何等難作的一件事！世人的通病都是喜歡受他人的稱讚譽揚，厭聞責備勸戒的話。有人稱揚他們的好處，便志得意滿，樂不可支；有人責備他們的罪惡，立時就羞惱成怒，挺身出頭。傳道士奉神的命令去責備世人的罪惡，本是為求他們的利益，使他們因受責而知罪悔改，接受神的救恩。但是剛愎無知的世人那能領會這事？他們一經受了責備，便看傳道士為他們的仇敵，為羞辱他們的：輕則加以譏議毀謗，重則起而窘迫攻擊。傳道士在這種環境中，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道路是掩旗息鼓，不再宣講神的言語，轉而照世人所喜歡的，發些迎合人心的講論，以冀

避免世人的攻擊反對；但這決不是傳道士所當走的路。再一條道路就是雙目仰望着神，滿心信靠神的應許，勇往直前。忠心宣傳神的言語，衆人或聽，或不聽，或接受，或抗拒，或歡迎，或逼迫，一概不聞不問，只知奮勇盡忠，作成神所交託的要工。這一條道路是每一個傳道士應當走的。但這一條道路上卻是遍佈着艱難與危險。明白這事，便知道爲甚麼傳道士必須勇敢無畏了。

二、傳道士須有勇敢，便不能抗拒仇敵，牧養羣羊。

傳道士所負的第二種使命，就是爲神牧養羣羊。這種工作同前面所說的工作是一樣的艱難。因爲吼叫的獅子——魔鬼——率領他所管轄幽暗世界中的軍兵，隨時隨地尋找各種機會，去擄奪吞喫神的羣羊。傳道士若要作忠心的牧人，就必須跑到羣羊的前面去與猛獸決鬥，同時還必須豫防披着羊皮的兇暴豺狼，不容他們在暗中得逞。這樣方能保護羣羊，不至受害。這種牧人被咬受傷，自然是不能免的事。但是他們萬不可見難思退，總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奮勇直前，必須奪回惡獸所掠去的羊羔，保住了羣羊的安全，方肯罷手。此外還有一樣更危險的事，就是撒但知道有忠心的牧人看守羊羣，他就不容易獲得掠物，因此他便率領他的黨羽，出全力向忠心的牧人發出猛烈的攻擊。忠心的牧人受了傷害，或是被嚇走，羣羊自然就無力抵抗，任憑他們宰割吞噬了。無神黨和拜偶像的人對忠心的傳道士所發的反對攻擊，效會裏面的不信派和偽善份子向忠心的傳道士所施的謠謗傾軋，都是出於撒但的嗾使。忠心的傳道士遇見這種情

形，如果沒有勇敢，必至見難思退，或是投降世界，或是高蹈遠引。他們若這樣作，正中了撒但的設計。忠心的傳道士斷不可這樣，乃當奮勇前進，不因外面的打擊便退後，也不因教會裏面的困難便灰心，只要堅定心志，神一日不吩咐我離開他的羊羣，我便一日盡全力抗拒仇敵，地位可以捨棄，金錢可以失喪，名譽可以不顧，性命可以犧牲，神託付我要我看守的羣羊，總要完全交回在他手中，這樣方不負神的選召和囑託。這種艱險的工作，豈是畏首畏尾膽小如鼠的人所能作的呢？

除此以外，還有不少別樣的艱難危險，都是忠心的傳道士常常要遇見的。身體上的疾病軟弱，家人的不同心不諒解，各方面所發生的誤會猜疑，以及種種意想不到的試煉與打擊，有時偶然遇見一二種，還有時這些試煉竟不約而同都像急風暴雨一般的打來，稍一膽怯退後，便不免遭遇失敗。總起來說，忠心的傳道士處在這惡者掌權的世界中，真無異於軍士置身於戰場之上，強敵環攻，艱險備嘗，沒有勇敢，決不能作成神所交付他們的事工。

八 傳道士必須不顧名利

無論甚麼人要作成一種重要的事工，必須一無牽掛，一無顧戀，盡全副的精神力量去作這種事工，方能希望有成功之一日。否則心志既不專一，精力又須旁分，一個人身心的力量本來有限，事工重要，竭全力猶恐不能成功，何況將心思精力弄得七分八散，焉能希望有所成就呢？

傳道是世上最艱難最重要的事工，作這種事工，必須心身一無牽掛顧戀，方能將全副的精
神力量都用在傳道的事工上。世界上最足以牽累人身心的，莫過於名利這兩樣事物。因此傳道
士必須擺脫這兩種纏索的縛束，方能盡忠於神的工作。這不僅是說，傳道士不當終日孜孜爲利，
滿心渴望發財，這不僅是說，傳道士不當事事釣譽沽名，好大求榮，孜孜爲名爲利的傳道士不配
稱爲神的僕人。我們現在不提他們。我說傳道士不這樣作仍是不足。忠心的傳道士非但不當尋
求名利，而且不當顧戀名利。傳道士一顧戀名利，勢必爲保全名譽與金錢的原故，低首下心，委曲
求全，不敢宣講神的言語，不敢斥責人的罪惡，所作的工，所講的道，都以人的意思爲向背。這樣還
如何能盡忠於神的工作呢？

但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傳道士生活在世上，處處既需用金錢，怎能將牠拋棄不顧？感謝神，
他已經爲他的僕人們豫備了全備的應許，使他們可以再不必爲這個問題作難。他的應許說，
『敬愛他的，一無所缺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詩三十
四篇九，十節。『不要憂慮說：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
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是加給你們了。』——太六
章三十二至三十三節。盡忠作神的工，就是求神的國和他的義。這種人雖然自己不顧慮衣食，
必用奇妙的方法爲他們豫備一切所用的。神在古時曾藉着一個外邦的貧窮寡婦並天空的

飛鳥養育他的一個忠僕——以利亞，難道現今他就不能施行奇事，爲他一切的忠僕豫備所用的衣食麼？親愛的同工們，一句要緊的話當牢牢的記住——『不要怕，只要信』

論到名譽，主耶穌不但未曾吩咐他的僕人們去設法保全，反倒教訓他們當完全捨棄，甘受世人的毀謗誣篾。他教訓他們說：『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爲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爲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五章十至十二節。失去名譽，遭遇毀謗，非但不是傳道士的損失，反倒是他們的福分。主耶穌在世的時候，曾屢次受人的誣陷毀謗；有人說他是顛狂了。（可三章廿一節）有人說他是迷惑人的。（約七章十二節）有人說他是被鬼附着的。（約八章五十二節）又有人說他是罪人。（約九章廿四節）主耶穌的使徒也曾這樣受了多人的誣陷毀謗。今日的世界既然比古時的世界更邪惡，今日忠心的傳道士自然而然要遭遇更多的羞辱和毀謗。容世人隨便去說甚麼罷。傳道士只求對神無愧，不必顧世人怎樣批評，怎樣譏諷。聽見別人的稱讚不要歡喜，遭遇別人的誣辱也不必難過。這邪惡的世界不久就要過去，其上的美名惡名也都要隨之消滅。神的工作這樣重要。神的應許這樣美好，誰還有閒工夫去同世人爭這一點虛浮的榮辱呢？

九 傳道士必須被聖靈充滿

主耶穌在將要升天以前，把一種極重大的使命交託他的門徒，叫他們到世界各處爲他作見證。但他吩咐他們先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他所以這樣吩咐他們，就是因爲他深知道門徒是何等軟弱，傳道的工作是非常重要，若不是有從上面來的能力臨到他們身上，他們就甚麼也不能作。

果然過了不多些日子，聖靈降臨了。當那些信徒被聖靈充滿以後，從前的軟弱，一變而爲剛強；從前的膽怯，一變而爲勇敢；從前不學無術的平民，現今講出道來竟有奇妙的能力，猶如兩刃的利劍，刺透許多人的心。官長的逼迫，民衆的反對，非但不能除滅壓服這一羣手無寸柄的信徒，而且逼迫的愈劇烈，福音傳佈的愈廣遠。『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竟因着這一小羣信徒都聽見了福音。這種偉大奇異的工作固然是藉着使徒們成就的，但若非聖靈臨到他們身上，與他們同工，縱然有千萬個使徒，也難望有這種功效。古時如此，今日又何獨不這樣呢？一般爲糊口而傳道的傳道士，我們且不必論他們爲甚麼許多具有純正的信仰真實得了救恩而且蒙了神的選召的傳道士，也是常在工作上遭遇了極大的失敗呢？除去上文所說的幾個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大原因，就是他們多倚靠自己的才幹、能力、學識、辯術，與種種物質方面的助力，却忽略了件極重要的事——等候神，用他的靈充滿他們。神的話是這樣清清楚楚的告訴了我們：『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章六節。

『等候神』是何等難學習的一樣功課。許多人看『等候』是一件消極的事，『等候』是一件沒有本領的人所作的事。他們想他們已經足穀剛強。他們不要等候。他們要去傳道。要去做工。那知倚靠自己去作工的傳道士無往而不遭遇失敗。那真有能力去作工去傳道的，正是那些學會了等候神的人呢。『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賽四十章三十一節。

大衛曾學習了這要緊的功課。他述說他的經驗有話說，『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他深知這事的重要，他又深知他自己的失敗，就是常要倚靠自己，所以他再提醒他自己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最後他告訴我們，爲甚麼他這樣用心學習這一樣功課？他說，『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就是能力都屬乎神。』——詩六十二篇十一節。要作神所交付我們那屬靈的工作，却不肯等候神求他賜給我們屬靈的能力，無怪我們要求成功所得的却是失敗了。

傳道的事工雖然是傳道士作的，實際上却步步都是聖靈的工作。神的話是聖靈的寶劍，惟獨聖靈方能運用，感化人心，使人知罪悔改，認耶穌爲救主。是聖靈的工作，重生罪人，使他們稱義，成聖，是聖靈的工作。建立信徒，使他們長大成人，是聖靈的工作。傳道的事工能有成效，從始至終都需要聖靈作工。傳道士不過是主手中的器皿罷了。器皿所以有用，就是因爲人能將有用的事

西充滿在牠裏面。傳道士所以能成功，也是因為神的靈能住在他裏面，藉着他作成神的工作。傳道士必須被聖靈充滿，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啊！

十 傳道士必須富有愛心

一個人無論要成就甚麼事工，必須有一定的目標。許多人因為希望發財，不惜夜以繼日，殫精竭力，以求達到他致富的目標。許多人披草萊，斬荆棘，歷險阻，受艱辛，為的是要揚名於當時，留芳於後世。也有些人因為愛情的原故，奮發淬勵，勇往直前，作成某種事業，以冀博得所愛的人的歡心。又有些人為他們的國家，冒死於疆場之上，衝鋒於戰陣之中，至終建立了豐功偉業。這些人成功這一切事工，都曾經歷極多的艱難、危險。不過因為他們有一種堅定的目標，所以到底能勝過種種阻難，得着最後的成功。沒有目標的人，在好境遇中只是偷安苟逸，得過且過。一旦遇見困苦艱難，立時便改絃易轍，別作良圖。他們正好像沒有方針的船隻，在海面上隨風飄蕩。這種人總不能成就甚麼事工。

傳道士的目標在那裏呢？發財不是他們的願望，得名不是他們的企圖；他們傳道不是為愛情，也不是為國家，他們的目標有兩個：一個記在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五節，『他替衆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生活』；再一個記在約翰一書三章十六節：『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這兩個目標也可以用極簡

短的兩句話說出來——『愛主』與『愛人』。傳道士所以這樣爲愛主與愛人的原故去傳道，總因就是由於他們先得了主的愛，因而被主的愛所激勵，不能不起來遵主的命令爲他作工，拯救喪失的罪人，牧養主的羣羊。一個傳道士幾時不忘記主的愛，不離開主的愛，他就總要愛主，又爲主的原故愛人，他因此也就總不能不傳道。一個人如果因爲得了人的愛方愛人，一旦他得不着人的愛，他便不再愛人。再有一日他受了人的恨惡，也許他就恨起人來。傳道士愛主愛人的動機，乃是由於他們先得了主的愛。主的愛總不改變，住在主裏面的傳道士的愛心，便總不會消滅。他們的愛心不因着人的愛憎爲消長。有人歡迎他們，善待他們，他們固然是爲愛主愛人而傳道；就是有人恨惡他們，逼迫他們，他們仍是爲愛主愛人而傳道。他們傳道的目標既是這樣高尚堅定，不希奇他們肯冒艱險，嘗苦辛，鞠躬盡瘁，奮不顧身，去作傳道的事工了。

以上所說的是真傳道士的目標。但今日的傳道士中，有多少是抱着這種目標去傳道的呢？爲名譽而傳道的，我們有時遇見爲金錢而傳道的，到處皆有。爲糊口而傳道的，多如江邊之鷺；但爲愛主愛人而傳道的傳道士，百人中可以找到幾人呢？更可惜的就是有些真實的傳道士，在他們初蒙恩被召的時候，因着主愛的激勵，心中充滿了愛主愛人的心。那時真是拋棄一切，奮不顧身的去作傳道的事工。漸漸因爲多注目人少仰望主，或是受了名利的誘惑，不能得勝，因而與主遠離，以致失去起初的愛心。愛心一失，雖然他們仍作傳道的事工，雖然表面仍有一些成績，究其

實已經到了外強中乾有名無實的地步。真實的傳道士一走到這種地步，便是登了失敗的路。這真是極可惜的事。親愛的同工們，如果我們想望作一個完全的成功的蒙神喜愛的好傳道士，除了當注意前面所說的幾樣要件以外，還要特別注意這一件極要緊的事——保守自己常在主的愛中，更求主常將他的愛充滿在我們心裏，好叫我們所作一切傳道的工作，都是爲愛主愛人而作的。

傳道士必須有的十件要緊的事，我簡略的寫完了末後我要引一個最好的傳道士所說的幾句話，作我這篇傳道經驗譚的結束。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爲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準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章十二至十四節

傳道經驗讀

本篇著者



上 海 清 心 堂
李 恒 春 牧 師

三

李恆春

緣起

數年前，曾接得誰何君（想卽楊君道榮）徵求傳道經驗譚之信，當時鄙人以爲任傳道之工作，上有上帝基督之監視，下有親聆我之宣傳，親炙我之言行之信徒聽衆在，將來更不免親至基督之臺前，呈報此一生之賬，何必急急自行表暴，以速人之評斷，故遂擋置而不應也。去年冬，先室黃氏遽膺天台傷痛之餘，不忍湮沒其一生，痛述其爲人之概畧，登諸通問報端，詎料竟達楊君道榮之尊目，觸發其徵求之素志，來函諄諄囑勉，務須鄙人一述，是以不敢過拂其情，當以明信片覆之，允其所囑，然未敢約以確期，蓋遭鼓盆之痛，內則有善後之安排，外則有喪後應盡之舉動，在須經籌畫，兼以教會之職務，一時又不得脫卸，故懇其寬假時日以交卷，不覺竟又延擋半載矣。今則助師湯君承熙，金君武周，先後由美回國就職，堂會許我長假，得以離家靜養，乘此時機，以踐前約，還此文字之債，雖然，仍不敢以此列於傳道經驗譚，特借此一述自身之得救，爲上帝奇特之救恩，表示我感謝頌讚之忱，遂不揣謗陋，謹述於次。

篇

出身

鄙人本姓劉，父諱永福，世居蘇省江陰東外下胥橋戴家邨，世業農大族，丁口繁盛，兄弟六人，鄙人最幼，今李姓者，從姨母姓也。姨母殤子傷痛萬狀，時鄙人見生母見其如此，遂以鄙人讓與之。

以慰其情。姨母卽於朝數內血抱而撫養之，無異己出。鄙人三歲時，姨母卽棄世，姨父李姓，諱錦山，業商，往來蘇申間，旋亦續娶張氏，爲鄙人繼母，始終祇得女，而鄙人遂李姓以終焉。在本鄉八歲就學，年十三，李姓父挈之來申，託教內友人介紹，得於是年八月十八日入基督教長老會所設之清心書院（卽今清心兩級中學之初基）肄業。一八八八年，由湯牧執中領洗，皈依基督。年二十，學期滿，被師長留居本校，以時光之半，習宗教科於前輩中西教師如湯執中、朱祝三、史子斌、范約翰、斯蒲勝、甘路得諸先生之門下。蓋當時金陵神學猶未創立也。以時光之半，助理校務，如買辦或教課。四年道學課完畢，適逢考試時，遭父喪，勢不能投考，增習一年。次年考試時，又遭祖母之喪，又不得補考，鄙人以爲傳道之職務，非上帝所欲。鄙人擔任者也，決意辭卻焉。

入世

年二十五，娶妻黃氏。（氏之生世，已見去年通問，女鐸各報不贅。）嗣後專以國文方言，教授由歐美來申之男女教士，兼任滬南清心堂長老，故對教會職務，仍熱心擔任。年二十七，得清心同班友夏君瑞芳之召，入商務印書館任英漢文校讎，修正課本譯文或編輯之職，計有十年之久。此十年中，經濟之收入，無須言，而得識海內通人，教內熱心分子，如謝鴻來、宋躍如、龔伯英、曹雪廣、王正廷輩，曾追隨諸同志，創設基督教會自立自養自傳捐資派人至內地穎上、宣興等處宣傳福音，又得閱覽羣書，增進學識。鄙人以爲在商務所得金錢小事也，而得識世情，明世界大

勢，習辦事經驗，爲非價値所能得之至寶，感激之心，迄今猶未能已也。

就聘

時我會牧師湯公執中，年邁多病，欲卸仔肩，苦乏繼人，平時禮拜，多數長老負擔，鄙人月必一次，且聖餐期爲多，蓋必南來也會衆選聘牧師會議時，鄙人亦被推爲其中之一，決選時竟得多數，遂派代表與鄙人口頭接洽，鄙人心動焉，然未可貿然許諾，蓋關係重大，不得不先得內人同意，歸而與之謀，口頭不表可否，惟察其辭色，似非所願。時鄙人收入月薪近百年，可得千元左右之花紅，尚有其他之沾潤，今忽減收二十五元薄俸，苟非深悟「人之生命不在家道之豐富」之經言，誠非易事也，又何怪內人哉？鄙人遂姑且婉辭矣，然經中之「主要用」（馬太二十二章三節）一語，當耿耿於懷，不易排去。會江浙長老會有勉勵大會集於餘姚之舉，鄙人亦被邀加入，請假赴會矣，在會滿受經訓靈感，且見教主活現在十架，語鄙人云：「我爲爾如此捨命，爾尙以世務妻孥爲念耶？」之異象，此時靈肉交戰，飲泣連朝，終則決定服從主命，會畢歸，開口向內人云：「今爾當視我如已死，我視爾亦然，我決捨世界以服務於基督。」兩相淚涔涔下，氏曰：「我必隨爾所愧者，乏爲牧師妻之才德，鮮有所助耳。」向商務印書館當事人告退，約將着手未了之工，辦竣離館，當事人見以決死之心，請退亦不得不准可也。時年三十六歲，經堂會區會種種按例之手續，於十月某主日實

在職

清心堂向在清心學校範圍之內，爲一舊式之廳，年久廐敗，難以持久，且教會在學校之內，借助固多，然校外年長信徒，究少有活動之機會，鄙人遂萌脫離學校，謀完全獨立之志願，惟隱而不
出諸口，况非一朝可成，始置之而擇教會力所能者試行之，遂商諸堂會及會內熱心分子，設一培
眞小學校，備教內外子弟就學入清心中學之初階，蓋當時正缺此一級也。此校歷十餘年之久，至
清心男女兩校籌設幼稚園及初高小學而停止，蓋成贅瘤無存在之必要也。

旋清心校內得鮑氏全家及其至親，合資建一禮堂，顏曰思鮑，爲學校全體會集之用。校長薛
思培教師，定意願將思鮑堂借充主日禮拜之用，將清心舊堂撥充學校他用，堂內同人亦祇能納
其美意而從焉，以在其範圍內，不得不然也。然鄙人更覺教會之獨立爲必要，會內人生次子，遭奇
特之危險，而竟得出人意之平安，獻五十金，囑爲建造新堂之用。鄙人於是更注意謀建新堂，商諸
長老，亦多贊同。民國初年，物色得校外附近有地二畝餘，正合建堂之用，鄙人遂獻二千元，以二千
數百元購得此地，由是隨時會同熱心長老，隨機叩募，會內信徒行月收積聚法，積至民七，實收存
儲數千元，所簽定者若干，會內熱心者以爲不如大舉徵募，免延時日，僉意從同，遂推定各組委辦，
籌畫預算，繪圖打樣，全體通力合作，分組猛進，竟於七星期中，得二萬餘元，決意招人投標，尅日興
工，期年後，堂成矣，仍其舊名，後又以堂內外之設備，及不敷之數，續募萬金，方始完全清了，舉行祝

聖落成典禮，迄今又十有餘年矣。

我會信徒百分之九十餘由男女兩校得來，一旦離校，四散無蹤，卽居本埠者亦南北散漫，少有團契之結合，鄙人受任二年後，即訂立簡章，設一婦女協進會，爲女界集商會務進行宗教義務之機關。此會今猶存在，雖不十分發達，然猶不失爲教會一協助之團體也。

我滬南區域極廣，東南一隅，居民數十萬，天主外，祇有我會一堂，其責任之重，可以想見。擬設機關，以事宣傳，差會同人亦有同樣之感覺，遂邀集差會及滬北閘北兩同會代表，籌設一基督教青年普益社，專以基督教精神服務社會，灌輸基督教教化於居民。十數年來，日益發達，今則地畝自置，由美國募得數萬金，建築四層樓水泥新社所一座，去年開工，今將次工竣，約十月中，可舉行祝聖落成典禮。歷年來爲我會男女信徒服務社會良好機關，鄙人爲發起人之一，歷任該社董事也。

鄙人自三十六歲受任以來，不覺二十三年矣，今年垂花甲，蒙上帝恩佑，體氣尚健旺，精神尚飽滿，然終須得後繼人，俾能安然卸職以爲幸。又讀老子道德經，「知止不辱」之言，故於三年前，向堂會試行告退，俾得早有物色人才，遲遲至今，果蒙上帝暗中準備，得有我會前牧湯公之哲嗣承熙君，向任上海青年會總幹事有年，去年忽想脫離青年會關係，決志爲一純粹傳道人，果如所願，並得美國總青年會之資助，入美國哈佛脫神學習宗教各要課，又得資助游歐洲各國，觀察教

會情形，並游歷猶太國，業已於五月回國，慨任我會助師之職。前所聘定之金武周君，係清心中學、滬江大學、燕京神學、美國哈佛脫神學畢業生，得有種種學位，亦於七月中回國，以踐前約，來我會同湯君同任助師之職。湯君側重教會工作，君側重普益社工作，二君本意氣相投，必能協力合作，以奮興我會衆，以福利我滬東南隅之居民。鄙人卸職另候上帝之使命，現實之期，當不遠矣。至若鄙人心中擬設閱書報室、醫藥室，建造牧師宅等之希望，祇能託賴上帝，歸後繼人之進行矣。

自覺

傳福音，當牧師，非營業也，非世務也，非細事也，非易事也。乃基督之執事，上帝奧秘事之管家，與上帝同工者也。明言之，即上帝之代表，在教會世人方面言之，爲信徒之表率，爲世人之光鹽，立於衆人注目之地，言行宜如何光明，辦事宜如何謹慎，家庭子女亦爲人所注目，總之一舉足一動，手在在有人注視，稍有差池，稍露罅隙，責備即來，細思之，此職誠不敢擔負。鄙人常云，祇可他人有不是，而傳道人不可絲毫有差誤。雖然，首要者，傳道人須人人確切自覺，我之任此職，果否爲上帝所召，若果覺爲上帝所召，則無所懼也。上帝所召者，上帝必與之同在，舊約之先知，新約之使徒，上帝基督，皆有此應許。傳道人覺上帝基督與之同在，則何人可懼？何事可懼？何地可懼？何遇可懼？鄙人常語人云：苟非上帝所召，還是不傳道爲妙，免自怨而上帝遭謗以阻礙他人也。此自覺之一也。上帝所召者，必不急求顯效，惟知忠心以盡本分。鄙人任牧職二十餘年，連前義務工作，不下四十

年，然常謂，若非上帝用其靈親自引領人，我未能領一人真切皈依基督，而終底於得救者，故一生但知盡所能，對羣衆如是，對個人亦如是，外此非我所計也。保羅曰：『我栽種亞波羅澆灌，惟使之生長者上帝也。』我亦云然。此自覺之二也。傳道人祇能求悅於上帝與己心之安，不能謀人人之治意也。鄙人在職二十餘年，有時面受人之責備，有時來書面之責備，有時聞背後之非議，皆平心靜氣以處之，深自省察，然後訴之上帝，逆來順受，未嘗憤而辭職，亦未嘗氣沮心灰。古人云：『止謗莫如自修。』久而久之，敵人亦自然受感而佩服矣。此自覺之三也。講道，講道理，作見證，一事而三事也。講道者，講當然之道而已，思想簡單者或能聽受之；講道理者，講當然之道兼說明其理由，明理者能領受之。孔子所謂『不以人廢言』者是也。作見證者，不惟講道，講道理，更須以言行實德證明所講之道義也。孔子所謂『聽其言而觀其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者是也。此三項工作，傳道人無一可廢。作見證，平信徒當常行之，因此爲信徒人人之天職也。且見效與否，在見證爲多。講道，講道理，收效極微，若無言行以證實之，雖說得天花亂墜，人皆以爲說說而已，空談而已。傳道人須格外注意於此，此自覺之四也。此四項乃鄙人之自覺，不敢謂爲經驗，其餘瑣碎正多，不暇細述，筆而出之，以與同道同工者對質之。還祈閱者，不吝賜教，以資互相勉勵，善爲主工，榮歸上帝耳。

結尾

鄙人自愧一生無所建樹，差幸體氣康健，兒女繞膝，晚景堪娛。平生自論，無有寸長，惟蒙恩獨厚，呱呱墮地，即見拔出農邨鄉愚之家庭，受學則得入基督教學校，早蒙天恩，皈依基督，學期滿，又得習宗教課程；中年得賢淑之內助，習知世故；壯年得任牧師聖職，一生未逢坎坷，此乃上帝救我自身奇妙之特恩，不得不深深感謝。頌讚三一上帝也。詩篇有句云：『他從灰塵裏擡舉卑微人，從糞堆中提拔貧窮人，使之興侯伯並坐。』（見一百十三篇七八節）不啻為鄙人寫照而經言實驗矣。

一千九百三十年八月脫稿於杭州裏西湖智果禪寺西廂房

本篇著者



浙江德清新市倪鴻文牧師

篇四

倪鴻文

篇四

我是寧波鄞縣人，九歲的時候，先嚴見背，全賴先慈十指所得，撫養教導，不致成爲棄材。先在教會小學裏讀了四年書，學會了羅馬字的拼音，這便是使我能讀寧波土白的羅馬字書的工具；像訓幼韻文、天路歷程、創世記、出埃及、約書亞，這些舊約書與羅馬字的全部新約書，都能順口誦讀，而且大配我胃口，覺得很有滋味。因此每日早起，與夜裏要睡覺的時候，必定跪下禱告，禱告的話頭：第一是求上帝賜給我聰明，要像所羅門、但以利那些古人一樣。在那時候，浸禮會西牧高雪山看我可以造就，他就幫助我學費，送我到高等學堂裏去讀書；那時我是十三歲，說也奇怪，我這十三歲的童子，在學堂裏就要想做牧師了。每逢禮拜六下午給假的時候，我趁此機會召集同學，先做禮拜，唱詩，祈禱，讀經，放膽講聖經，勉勵同學，而且每月一次還要買些餅來，如同行聖餐式的擘餅同吃。我正在做得很起勁很高興的時候，却被傳道先生們知道了，他們用嚴重的話訓斥我，因為是我領頭的。但是我當時不服，就對幾位傳道先生說：使徒行傳二章四十二至四十六節聖書記着，那時的人們爲什麼彼此互相擘餅祈禱，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呢？現在我們學生在學堂裏，大家都願意歡喜那樣的法子聚會，況且我們不用什麼酒，你們爲什麼來阻止我們呢？難道是犯規矩麼？我這樣大膽地駁他們，他們竟無可難我，然而已激惱了他們，去告訴西牧，西牧就到學堂裏來禁止我們，以後不許這樣做。于是我這十三歲的牧師

就被停職。在這件幼小時代的事實中，追想起來，實在是有很深刻的意思，豫伏在我四十五年來的生活中了。

我到了十七歲春初，患了一場傷寒症，一連二十八日不退熱，飲食不進，大概已是沒有盼望了。我的外祖母與我母親，已經預備我的後事。那時有一位新來的西牧梅賜恩先生，他來為我禱告懇切的新求，我病得毫無知覺時間，只有講熱話，連連不絕的唱讚美詩。後來母親告知我說：你，在病中，從第八天起唱讚美詩，就是寧波羅馬字讚美書一百四十七首。我母親說：你全首唱下去，一字不差。這件過去的事實中間，我想也是一件很希奇的神蹟，深深印入我的腦模中，使我一生不忘上主的大能大恩，使我到老了，還能做他所要我做的工作。

我十八歲決意進神學，因為那年羅爾梯先生辭退領事之職，新掌神學院的教鞭，由我自由意志去請求進神學，考試之後錄取為正科生。進神學後，由我自動的約了一位同學周祥壽，每逢星期一三五同到西門外分堂去布道。我年齡雖少，人頗老氣，將我主耶穌救人的事勸勉人，而且膽量愈練愈壯，有時在衆人面前，也能駁倒一班自以為是的人，證明耶穌基督乃是世界人類惟一的救主。這樣在神學二三年之中，羅公以我既擅口才，又有膽識，很荷他的賞識。不意三年未滿，羅公患病，遠歸道山，神學暫時停頓，教會西牧就叫我去擔任小學教員。然而我志在傳道，幸逢高雪山牧師自美回華，知我志願在乎傳道，所以他叫我到寧波各縣分堂往來作工，那時我的工作

很覺有趣，日間往教友人家去探望，乘機佈道，夜裏在堂中開堂傳福音，每逢禮拜日，叫我講解聖經，感謝上主的靈恩，使聽衆因此信道而皈主的，正是不少。到如今四十餘年之後，還存在的老教友，他們仍能記憶我先前所講的聖經，將層層的意思提起來述給我聽，這是很使我感覺到凡傳道人每日所作的平常工夫，都要留心所下的種子，雖然微小，卻能歸榮於神，令人獲益。我想這是爲牧師職務中的大事，不宜忽畧的，而且我也常常在耳朵中聽得有聲音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怕年紀輕，有我與你同在。』正像主在異像中安慰聖使徒保羅一樣的事，這樣聲浪，至今猶在我的耳朵裏鼓動呢！

我念五歲逢差遣到杭州淳佑橋真神堂去擔任教師，未及一年，突患重病，設法回轉寧波，那時浸會高等學校適要請一位相宜的教員，傳道會中中西教士見我病已愈，他們就推舉我去擔任。我在校中四年的生活，乃是注重把聖道浸漸在青年學生的心裏，那種對學生傳道工作，到收了不少的效果，如今在政學商各界及已任教牧的，也有好幾個人，所以我很盼望教會所辦的學校，在高小與初中這幾年級的學生身上，多加注意，若在這幾年當中做教員的能够將純正的真理熱忱的薰陶學生，那末于將來的教會，有很大的利益的。

三十年之前，寧波五個差會所設立的公會，教友之數，大約有一千多識字的不過十份之四，其餘都讀羅馬字土音，那時新約全部早已譯成土白，惟有舊約羅馬字只有要緊的幾卷，若要窺

全豹，却不可得。要把全部舊約，翻譯成寧波土白，沒有什麼人可以擔任。于是大家商議，要請高雪山老牧師擔承這件重要工作，因為他生長在寧波，寧波土音非常流利，像寧波人一樣。不過要再請一位帮助他完成這編譯的工夫，可惜不懂羅馬字的，平漢文不能溝通，而且聲音又不正確，要寫得不差，那是不容易了。他只得叫我去合作，後來這部舊約全書完功出版之後，高牧師得了道學博士的頭銜。這部書雖然與原文稍微有些出入，句讀亦略有不對，但也算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功因為有許多不識字的男女信徒，得這部書的益處，實在很多很多。我想一個人所用的工夫，能够使多人得益，他所作的不致徒然，總可永久常存。

庚子年的拳亂，南方各處教會，也大受打擊，西牧紛紛避居上海，那時候湖州（也叫吳興）

初立教會，教友不過十二人，多係客籍，本地人絕無僅有的。西牧既避居在上海，教會工作，無人肯去擔負，因為地方風氣未開，民性尤很頑固。浙江十一舊府屬，要算湖州是一道鐵關，所以最後立教會的就是湖州。梅賜恩先生是開山祖，此時他已回美了，新來兩位西牧，無法可以維持，他們在上海教士公所商量，要物色一位有肝膽的去負責，他們要求高雪山先生選舉一個相當的人，那時我在上海中西書院內暫住，幫助繙譯這部舊約，恰巧完畢，就被他們分派我到吳興去。但是未到吳興之先，在我心中聽得一種聲音說：傳福音是天職，勿爲金錢勢利所左右，勿爲人所驅遣，乃是奉上主所分派，去服役于人的。爲了主的愛督促我，就冒險到吳興去。那時我已三十五歲了，到

了吳興，立下決心，必要將傳道生活根本改革。情願用全副精神和力量，將福音傳給吳興的衆人。因為不傳基督，我便有禍了，而且看透凡受差會薪水去傳道的，許多是被動的，沒有自由，受管轄的，動輒要受牽掣。所以到了吳興兩年之後，決意將月俸辭去，情願拿教友甘願樂意所捐的馨香禮物，每日自早至晚，與各界人往來，做他們的佣人，也是做他們的朋友。因為要學保羅的榜樣，向甚麼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任憑怎麼樣，總要教些人。爲了所行的，都是爲福音的緣故，爲的是要與人一同享受這福音。（哥林多前書九章十六節至二十三節的一段大意）感謝上主，吳興浸會便成爲完全自養的公會了，在其中苦辣的味道，自然嘗得不少，不但受經濟的壓迫，假兄弟的妒忌，還有爲了衆兄弟掛心的事，天天也是壓在我的身上。然而無論如何，毫不灰心，因爲是憑着信，故能站立得穩。

我想一個傳道人平素時際，對於各界都要聯絡，有美好的感情，地方上的公益，無論什麼慈善事業，在可能範圍之內，總要盡力參加，幫他們的忙，尤其肯犧牲一切，私毫不苟。地方上見你善與人交，素有交誼，以後凡教會中遇有甚麼困難事故，他們也肯竭力幫你的忙。教會若是與社會諸事隔膜，平日不相往來，倘然遇有事端發生，那就困難了。正像先前吳興二教會購買地基，建造教堂學校，那時某會先進，憑着金錢勢力，買進荒地，屋基數十畝之多，後來與地方紳董發生大大的誤會，大傷感情，種下惡感，到如今這種痕跡，還未完全磨滅。在浸會方面，因爲我們素來與大衆

和洽接近，互相往來，所以同樣購地建築，却無一些阻碍。因此類推，可知善與人交，是傳道人必不可少的德氣啊！

我在吳興二十餘年，雖然艱苦備嘗，却是甘心樂意爲主忍受；但是最難堪最傷心的事，無過于家庭中死亡五個人：先傷長女，後來又傷長子，痛心未已，母親又棄養，幼女亦夭殤，不料四女逸卿又得不治之病。她很聰明，肯幫助教會兒童主日學、鄰童會等事務，大得地方的歡迎，大受社會的稱許，所辦的幼稚園，是開倡吳興教育孩童風氣之先聲。到如今仿辦的也有好多處了。此種家庭慘變，無論如何贊達，多足予精神上以重大的打擊。于是就發生氣喘失眠等病了。決意向公會提出辭職，暫告休養。那時適在新思潮彌漫於社會的時候，教會西牧，就其理想也要將傳道人才，大事革新，教會一切工作，都要派大學畢業的人去擔任。將教會行政方法一律革新。但是我想聖經所說，都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那裏來有舊的新的話頭呢？這種無立腳點的理想太新了，與我的見解太爲不合。我以爲傳福音的人，他最大的職務，乃是宣傳基督，倘然不傳基督，必定徒勞無益。因爲基督差我們，乃是爲傳福音，並不是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十字架落了空。我正在休養的時間，新市二十多年自立會老牧師張葆常先生亦因病辭職，無相當教牧可承其乏，他們聘牧委辦聽得我病漸愈，就來商議，一定要我去擔任。我想這也是上主的旨意，預先所安排定的，我不能違背這樣的呼聲，促我再去盡力。民國十年，我到新市，察看教

會情形，在物質與靈性生活上，尚須加緊努力，赶快去幫助。第一件是禮拜堂太不適用，又太狹窄，觀瞻不雅，亟待建設。教友名數雖多，但是靈心生活尙少活潑，應該速用靈糧去喂他們，使他們得以逐漸長大。在第一二年中已蓋造一座合用的新堂，用了三四千銀子，都是藉着華教友的捐助，不用西差會的分文，這是純靠禱告的效果，不然，談何容易呢！

一面爲了城市工作與鄉鎮農村工作大有區別，城市中人才與經濟，鄉鎮中樸厚與軟弱，是大不相同的，所以要做鄉間工作，必需要配鄉間教友的胃口，我就先做鄉下厨司，每主日用淺明的講經文，給他們都能領會，都能消化，使他們不要呆板板的坐在堂中守禮拜，是要他們個個人能自動的去作見證，尤其先領導家內的人同來信靠耶穌基督，全家得救，這樣工作，已見效果，至今七八年來，全家歸主的，已有四五十家了，因爲這是我們全國基督教的根本問題，是很重要的工作，盼望各方傳道，都宜在此下手，因爲若家庭中人信仰兩歧，意見不同，遇事萬難合作，不但教會無牢固基礎，即本色教會亦不能實現。但我現在的經驗，確確實實知道，在這種社會程度之下，用大學畢業生，有高等學識，能講科學，能說英文，這樣大人物到鄉間傳道，恐是不適宜的。近聞吳興各鄉鎮的教友說：餒羊的資料，大牧師掛得太高了，我們低弱的羊羣，是吃不着的，勢非餒斃不正。我們傳道人假使不能變成一個鄉下人，無論講得天花亂墜，與鄉下人的生活毫不會發生影響的，所以我切切的祈禱上主多差遣選上的工人去收穫他的莊稼，不可使一班太理想的，自以

爲新的去阻礙救人的福音。不知閱者與我表同情否？我拉拉雜雜隨手寫來，豈敢說是傳道的經驗，不過將過去的事實，寫了一些罷了！要請讀者原諒。

者著篇本



杭 州 瓶 州 壺 基 監 教 堂
應 會 治 牧 師

篇五

應會治

我甚感謝上主宏恩，因我是一年事已高之中國人在本國國內得爲第三代之基督徒，而且到我子孫身上已是第四代第五代基督徒矣。

我又感謝上主宏恩，不准我爲官，不准我爲富翁，祇准我爲一主耶穌基督之僕人，爲一傳道之人，並得忝列在牧師班中。

此次承信義報主筆楊道榮先生之函囑，要我寫一篇傳道經驗譚，來函中有『廣閱歷富經驗』等譽詞，我實不敢當。但要我寫一篇傳道經驗譚，我想此亦是一好機會，可藉以爲天父與主耶穌作見證，並可與全人討論傳道之方法，義不容辭，所以不得不提起我久擱之秃筆，聊書數行於後，以作諸同工者討論之資料。

我之傳道緣起，我既生在基督徒家庭中，吸受教會中之空氣，而且我的家庭常爲教友聚集禮拜之所，牧師常到我的家中，主領禮拜，先慈見牧師之來，恆優禮相待，我常聞牧師說感激之言。我之家庭既爲教友會聚之所，故我真有馬可約翰的福份，猶憶有一次牧師撫我首謂我曰：『汝將來接我之職，爲一牧師。』此時我尙年幼，覺不出此言有何意味。我於十三歲之春，離鄉塾入教會所設立之崇信書塾肄業，我所讀各課，似乎皆不亞於人，教員與牧師目我爲能讀書者，期許我爲可造就者，不料好事多磨，讀至第四年，會敵族中有一學問淵博之士，以我爲孺子可教，進

言於先嚴云：「此孩才可造就，惜在教會書塾讀書，國文不能進步，若轉入教外經館，專攻八股文，則將來取得功名，做了官，豈不美哉！」此一席話，遂動先嚴之聽，時我尚年輕，且對於救道，尚未深造，故亦表同情，遂於次年實行此計劃。我於此等學校肄業三年，不守禮拜，幾與教外子弟無甚差別，此可謂我信徒史中最冷淡的一頁。待後科舉罷廢，八股取消，我再轉習英文與算術，思可由別條路徑進取名利，故我自脫離教外學校以外，雖再守禮拜，仍有信徒之式樣，而究仍為屬世之信徒。幸慈悲上帝，不我遐棄，使我屢在教會學校充教員，並裏理譯著佈道文字，使我常與教會內熱心人士相接近，有時同聚研究聖經，俾我道心漸漸熱起來。主後一千九百零一年，我曾患奇特病，我於此時，將我以前種種之過失，細細省察出來，一一在上主面前承認求赦，同時請教會中之長老，為我禱告，而我之奇特劇病，立時勿藥而愈，此時我始成為一重生之信徒矣。然而尙無志願於終身傳道，更無志願於管理教會，雖然如此，上帝早有美意要栽培我，我常有佈道之機會，有領禮拜之機會，有管理教會之機會，在我不知不覺中，賜我有實地練習傳道治會之良機，在沉默中造就我成為一傳道士，一旦時機成熟，遂有正式傳道之呼聲臨到。我為此事懇切祈禱之餘，明知是出於上主之意旨，且覺悟我若不傳道，我就有禍，於是毅然決然，就此正式傳道之職，至今日已閱二十三寒暑，感謝天父，不准我由血肉之計成功，而使我在其美旨中成就，是為我傳道之緣起也。

我之傳道時期 我於離學校之次年，由我之牧師，荐我於彼之本堂所設之小學校，充蒙童

師，於夜禮拜時，牧師要我輪領禮拜，此爲我領禮拜之第一時期。後又於某教會所設之學校充教員，兼授西教士與道學生之國文，彼等有幾次要我於主日領正式禮拜。庚子年，湖州浸禮會第一次開設學校，要我去當教員，會拳匪亂，我回甬避難，是年之秋亂平，我重去湖州，襄理講道，此爲我主領主日正式禮拜之第一時期。此後又在某教會的學校充教授，兼協理文字佈道事業，晚間或邀我在禮拜堂協助佈道，我亦未嘗推辭。我於演講時見聽衆面帶笑容，目注視乎我，我遂覺着我所講者似乎還可動人之聽，此爲我佈道之第一時期，而且彼時之道種，至二十五六年之後，方纔明白，此所撒之道種，並非毫無收成者。蓋距今四五年以前，我在申江，與一友在飯館晚歸，我的友問一白髮工人曰：『汝何由信耶穌？』此老工人答曰：『我就是二十餘年前，此位應先生在某處夜佈道時，聽道以後，即去慕道的。』此亦可俾吾輩明知，我等所撒之道理，在當時當地，雖看不見有何成效，恐已於別時別地，萌芽結果，亦未可知。有一年我在某教會的中學，忝充國文教授，西校長有時要我領早晨禮拜，每於禮拜畢，校長對我說：『謝謝你，講得很好。』有一次該校長對我說：『你所講者，正是我所要講者，只是這意思，我講不出來，如今正如你代替我講，我甚感謝你。』此種情形與聲浪，似乎上主預先使我明識，彼已賜我講道之口才，致以後要我正式傳道時，我不能如摩西之推托。同在此時期，遇一教會，他們的西教士均已回國，以致所有的教友，正如羣羊失牧，

情屬堪憐，我遂於所租之屋內，裝置一小禮拜堂式樣，請此班教友每逢主日來守禮拜。於是我在六日當教員於主日領禮拜，直至該教會西教士回來，此後有邀我至某城的教會主領禮拜，兼理會務，我遂辭去中學國文教員之職，欣然就道，擔任斯職，所有開支，除教友畧有捐項外，大都由開設一英文夜校而來，此為我主領禮拜，兼理會務之第一時期。以上所寫，是我義務傳道，或所謂職業傳道之時期，前後約共有七八年，而自擔任正式傳道至今日，共有二十三年，則總計我傳道時期，已共有三十年。

我正式傳道之地點，不常更調，第一次在湖州袁家匯鎮，共有十二年，現今地位亦已經過九年，其餘二年，則在別處。至於湖州袁家匯之教會，雖屬浸禮會，而我抵任時，其經費則全由一位美國熱心老年基督徒，獨力擔任。此位熱心老年基督徒，即前浸禮會之華東支差會總幹事，已故柏高德博士之令尊，老柏先生是也。待老柏先生歸天後，該教會之經費，則由浸禮會繼續維持。我至該處時，祇有租賃之屋二棟，後擴充至三間四間，再後購地建造一座半洋式之禮堂，其建築之費，十分之八，仍由老柏先生擔任，如老柏先生者，真可謂樂施不倦也。附記數語於此，以誌老柏先生之德於不忘，並為我國有財力之信徒勸。

我在此三十年中傳道，雖畧有一點成效，而缺憾之處亦不少。蓋以作工時久，怠忽之念易生，光陰因以虛擲；又或以諄諄勸講，人多頑固不聽，久亦漠然視之，而憐恤之心亦因以漸淡。諸如此

類之過失，夫豈能免哉。

今略書小小經驗數則於左：

提要

- (一)安置良好根基。 (二)與地方士紳親善。 (三)工作宜多注重平民。
(四)不生惡感。 (五)探望教友次數愈多愈妙。 (六)多用功於講經文。
(七)留意培植人才。 (八)對於經濟當量入為出。 (九)遇患難時總有出路。
(十)當言行相符。 (十一)當以身作則。 (十二)多讀書報。
(十三)教友肉身上之利益不得不稍為留意。 (十四)傳道者之衛生。 (十五)多講孝道。
(十五)開奮興會之緊要與教牧師皆有領奮興會之可能。 (十六)傳道者危機甚多。
(十七)出外佈道用圖畫最相宜。(十八)傳道者責任重大。 (十九)傳道者危險甚多。
(二十)多讀經多祈禱。 (廿一)從旁觀眼光中所得之經驗。
- 安置良好根基 所謂安置良好根基者，即一傳道者，到一處駐堂傳道，管理教會，切不可以屬世之財物，麵包事業，或勢力等作餌，以引人入會，應當以獨一無二之上帝，與上帝所差遣之降世救人之救主耶穌基督清清楚楚的介紹與人認識，人既澈底的認識上帝與救主耶穌基督之後，情願皈依基督，加入教會，則日後雖遭逼迫試探，必不畏難而退，以此種明白真道，堅貞不拔之

教友組織一教會，則其根基自在磐石之上矣。

與地方士紳親善。傳道者到一處傳道，當先訪謁當地士紳，按其程度高下，贈與勸世文，或書籍，並與之結交，如是日後一遇教會與地方有交涉事發生，請若輩出爲魯仲連，則自能和平解決，而民教亦得相安。且以後教會種種之設施，自不感困難。我前在湖州袁家匯傳道，共有十二年，因與若輩親善，得在該地購得廉價之地皮，以建造禮堂，是其明証。然而傳道者對於若輩，當抱不即不離之態度；蓋若過與之親熱，而若輩俗禮甚多，則應酬之費不在少數，以傳道者所入甚微，其將何以堪此。

工作宜多注重於平民。傳道與上等級階，原亦是吾輩份內事，然所收效果，微乎其微。我自傳道以來，在上等級階之中，祇引導一紳士入會，然其入會受浸地點還在城內，不在本鎮，蓋若輩未免有尼哥底母之遺風。所以我所用傳道工夫，多在平民身上，且多在農民身上，蓋平民多誠樸可靠，較易受教，且覺平民配受福音。所以上主要我多住在鄉間作工，而我亦隨遇而安，喜悅做此工作。雖鄉鎮之傳道士，對於兒女受教育一端，甚感困難，然傳道者宜先計算教會利益，而家庭之利益，當置之背後。

不生惡感。教會與地方，不幸發生交涉，切不可用激烈手段對付，否則教會縱然佔些便宜，而地方已受一種吃虧，而惡感生焉。與地方生惡感之教會，傳道工作，收效必稀，你無論談得如何，

天花亂墜，地方之人必聽之藐藐；即使有慕道入會者，大都勢利之徒，吃餅得飽之輩，爲真道而來者，必寥寥如晨星，因教會發不出真光也。我自傳道以來，未曾與地方人士發生何種惡感，故我自離湖州袁家匯傳道之職後，繼任者已有二人，彼等仍容易在此根基上繼續下去。現下湖區下鄉鎮六教會，仍以此教會爲較有希望者，此雖出於上主默佑之恩，而於以上所提安放良好根基，與地方士紳親善，並在地方上不生惡感之三大端，未始不有些微關係也。

探望教友次數愈多愈妙。我自傳道治會以來，覺着我探望工夫做得多，則教友或慕友來禮拜之次數亦多，有時有數主日不到堂者，我一去探望以後，第二主日就來了。况探望時，若見教友家庭，有何種情形，亦可隨機指導，改正，勸勉，安慰；有時遇着教友家有客或友，則並有佈道之機會，又慕道友之家更宜多去，使彼等感覺教牧之可親，而慕道之熱度，因以加增。然值事忙之時，如蒞案，耕種，收穫等時期，則不宜去，去則反使教慕友爲難，毫無益處。

多用工夫於講經文。傳道者能得教衆之愛戴與看重，原因雖不一其端，而演講動聽，誠爲原因之一大者，故預備講經文，不得不多用工夫。且預備時，不第應注重能動人之聽，更宜注重教慕友之需要，彼等有何缺點，有何不明之道，即預備一種題目，指教之，改正之。所以我有時每一禮拜之中，預備二篇講經文，於主日早晨，見有何種聽衆來得多，我就擇於此種聽衆有益之講題演講，有時臨時改變，不講所預備者，而另講他題，則亦有之，蓋無非求其有合於聽衆之需要耳。又傳道

者除常講十字架救道外，亦宜多講悔改、相信重生、稱義成聖諸要道。

留意培植人才。傳道者不第宜隨時傳道，且宜計劃此道如何能繼續傳下去。吾輩已任傳道之人，不能長生不老。設若後繼無人，豈非教會之危機？故吾儕傳道者，當隨時隨地留意教會中之子弟，有無可造就之人才。苟有其人，當盡力設法以栽培之，致日後可擔任教會各種工作。我對於此項工作，無論間接直接，均甚樂意而為之。

對於經濟當量入為出。傳道人之薪水微薄，而開支與常人無異，或反多於常人，故稍一不慎，有難以維持之勢。我自擔任傳道以來，素抱不負債主義；而食指繁多，兒女教育費亦不少，我真感謝上主之恩，不知如何過來，至今日尙未曾負一文之債。而兒女中亦有受過高等教育者，我豈有奇異之術？我之操術，即事事節儉，事事謹慎，事事細算，而總訣即在量入為出四字。

遇患難時總有出路。我蒙天父厚恩，自任傳道以來，平順時多，間有數次遇着患難，上帝總賜我力量，能担当得起，或賜我出路，或給以默佑，致轉禍為福。遇難成祥，可知上帝必不棄其僕人，主耶穌應許必與傳道人同在，是決不失信也。

當言行相符。傳道者當言顧行，行顧言，苟所行者非所言，所言者非所行，則縱能侃侃而談，娓娓動聽，決無感化之力。吾常覺苟我所傳之道，已為我所篤信者，我所論之德，已為我所實踐者，則演講時覺大有能力，且易見出聽者之受感。

當以身作則，保羅勸提摩太，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皆作信徒的榜樣，勸提多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彼得勸同作長老者，作羣羊的榜樣，此等經言，皆可作傳道者之座右銘。我當想傳道者之一言一行，關係極重，皆可使人受善或惡之影響，故一舉一動，絲毫不得怠忽，烟酒等嗜好，亦須概行戒絕，如是不第可作常人之模範，而所傳之道，亦易引起人之重視與信服。非然者，不僅不能為羣羊之表率，而自問良心，亦不能無愧。

多讀書報。傳道者雖以道德為重，而學問亦不可不講，苟無學問，則不但易受人之藐視，而所講之道，與所辦之事，亦不能盡善盡美。故傳道者當多讀書，以增長學問，多閱報，以加益知識，開卷有益，斯語誠不我欺。苟能於宣傳辦事之餘，手不釋卷，則登臺演講，旁徵曲引，不患枯窘，不患無資料，如鄙人者，常嘆讀書不多耳。

教友肉身上之利益，不得不稍為注意。傳道者對於教友靈性之道，無論說得如何好聽，倘對於教友肉身上之利益，毫不顧及，則教友亦難以受感，以為此不過口頭說說而已，並無實惠施行出來。故傳道者，對於教友之家境狀況，不得不明瞭，不能不相機扶助。我到某處駐堂傳道初到一二年，教友似乎不甚愛戴我，後來我遇着機會，對於彼等肉身上之利益，實行扶助起來，或使彼等地位升高，或於彼等疾病缺乏時，予以相當之協助，從此彼等就愛戴我，信任我，我的指導或督責，彼等亦願領受矣。

傳道者之衛生，有健全之身體，始可作有力之傳道；是傳道者之衛生，不得不講究。然傳道者欲講究衛生，亦非易事。時值炎夏，暑氣蒸人，養尊處優之輩，正往莫干山、北戴河、牯嶺等處涼爽地避暑時，而傳道者正須開夜堂佈道，人多氣熱，汗酸之氣，陣陣撲鼻。而傳道者不斷的大聲疾呼，口講指劃，以致汗流滿面，渾背，一件半新舊的夏布長衫，幾為之濕透。講畢，還須尋水洗衣。此中情形，未免與衛生之意有所抵觸。探望教慕友時，我常進入狹小茅屋，有幾家灶間，客室，臥房，雜物，雞籠，羊棚等，一概羅列其中，各種氣味，應有盡有，皆得享受。夏季，蒼蠅成羣，在頭上作遊戲場，揮之又來，令人難耐。主人捧茶敬客，只見茶杯邊沿，暗黃色之痕跡，團團環繞，若經衛生家評起來，恐有幾百千萬微種膚集其間，此時若欲不飲，既無以止渴，又何以對得起主人？有時外出佈道，住宿教友家中，自備茶杯碗筷，但用起來，對於主人，未免甚難為情。有時惹起教友之不悅，而起背後之譖謗。是以傳道者對於衛生之難處，非一言所能盡者。故我以為傳道者之衛生，惟有平時珍重節制，養成身體，有一種最強健抵抗力，足以敵擋一切外侵之微種之一法。

開奮興會之緊要與。教牧師皆有領奮興會之可能。我屢見冷淡之教友，一經聚奮興會之後，遂熱心起來，成為一熱烈有用之人。不肯實行悔改之教慕友，自聚奮興會之後，遂實行悔改起來，得為重生成聖之人。故奮興會之益，誠非淺鮮。教會當多開此會，以奮興信徒。然吾人往往以領奮興會之人才缺乏，以致停頓不開，殊不知領奮興會之事，並非一二牧師之專利品，凡為教牧師，

以及熱心聖潔之聖徒，皆有主領之可能。蓋奮興會所以能奮興教會者，並非出於人之講解，實乃出於聖靈之力，祇須於會前，恆切祈禱，潔淨等候，預備接受，則於開會時，必見效果。有一年，有教友發起，要開奮興會，商之於我，我當然贊成，後議及開會時之領袖與經費問題，有提及在某某兩牧師中，請得其一為領袖，而經費總由開捐而得，結果有一牧師當面推辭，又一牧師亦未不能請到，而經費亦未必能捐足；於是此事遂延擱未決。一日我靜坐默想此事，彷彿有聲音或一種覺悟，對我說：「你亦是牧師，別人可領奮興會，你豈不可？」我說：「不錯。」我於是決定自領該會，遂於下主日，當衆宣告，某月某日，準開奮興會，而領袖與經費，亦有把握，一時會衆雖莫明其底細，亦一致贊成。我於開會前，祈禱預備，講解，屆期開會，贊美天父與主耶穌，因於開會第一次，即蒙聖靈降臨，在人心中作工，一連開會四日，效果極佳，非初科所及，亦非在此短篇之中，所可詳述。尤奇者，我所預備之講解，幾一概未用，均由臨時祈禱後，所酌定而講出來者。吾故曰：開奮興會，誠為教會緊要工作，而凡為教牧者，皆有主領之可能。

當多講孝道 我國之人，自古最重孝道，講孝道之周詳，幾無微不至，故我國有如是久長之歷史，未始非上帝做成其第五條之所應許也。聖經之論孝道，而於十誡之中，列在第五條，且帶應許，是聖經之論孝道，包含宏大，誠較儒書更進一層。今日吾輩出外傳道，雖不能受人人之歡迎，而反對辯駁者，尙佔少數；然常聞一種不能完全信服之聲浪，似已成為使人信道之大阻碍，其聲浪

爲何？卽云：『基督教所講之道皆善，可惜沒有祖宗。』此爲我教不祭祖，以致誤會之故。所以吾輩傳道，當多講孝道，並切勸教友實行孝道，並多設紀念父母之方法，俾教外人有所觀感，自不至有所誤會，以資藉口。

出外佈道用圖畫最相宜。引人來聽道之法，雖不一其端，或用留聲機，或用幻燈等；但用留聲機，雖能引人來聽，而留聲機唱畢，將要講道時，聽衆已大半散去，間有未去者，因來時已久，亦不過畧坐片刻而已。至用幻燈演講，所費既大，手續亦繁，倘無合宜處所，往往惹禍，常有出力不討好之事發生。若用圖畫，則最能引人注目喜聽，亦易明白。且圖畫上注明解說，講者可按解說演講，則自能源源不絕，并井有條，毫無紊亂與枯竭之弊，是誠出外佈道最有效之一法也。

傳道者責任重大。世上事業之尊貴，莫傳道若；而責任之重大，亦莫傳道若。我常想我於肉體上，雖不負債，而於傳道之不周到處，恐已欠債累累矣。外人之不信道，或爲我宣傳之不勤，教友之不明道，或爲我教導之不善，教友之有過未覺，或爲我不敢直言指責，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凡爲傳道者，皆宜撫躬自問也。

傳道者危機亦多。傳道之工，無人督理，任意去做，易生怠惰之心，則曠廢時日，未免有之。選題備講，專求有益於人，不求有益於己，則人之道德，或由我而得進步；而我自己反落人之後，是卽所謂傳道於人之後，自己反被棄絕也。傳道者僕僕終年，諄諄宣傳，以我之所有者輸送與人，但祇

不以傳道爲我之本份，而以傳道爲糊口事業，此種傳道必無良好效果。

人之來慕道也，其原因不一而足，有爲世上利益者，有爲道，爲靈魂，爲認識耶穌者，爲世上利益而來者，必有始無終，然由假成真者，亦不在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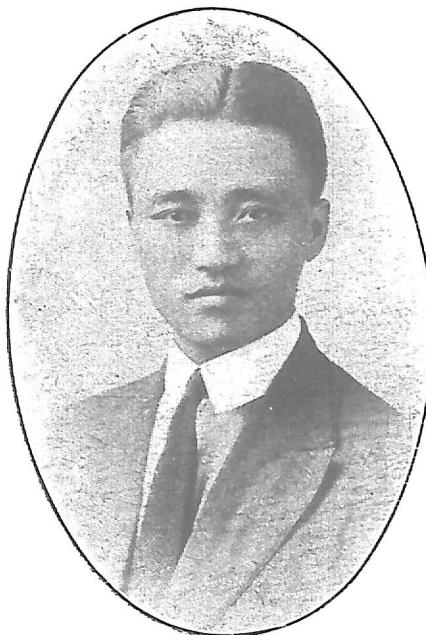
凡教友不肯出捐項，以奉獻上主者，其度歲時，必財政非常困難。

多日不來守禮拜之教友，忽然似乎熱心起來，接連來守幾個禮拜，此等教友，大都有肉身上之事，須請求教會幫忙者。

輕視教牧師，或與教牧師爲難之教友，大概無好結局。

忠實之信徒，皆爲上主所祝佑，子孫繁多，事業順達，一代一代興盛起來。

本篇著者



成都浸禮會執事幹行事
費宗之牧師

竊宗忝列教會，承受基督徒名分，於茲已廿年有餘，廻溯已往經過，對己對神，本多慙愧，無善果可獻，無善狀可陳。惟楊道榮先生近年有傳道經驗譚之輯，專在搜集個人傳道經過事實，彙成鉅帙，以資借鏡佐證，法善意深，已在海內外人士洞察稱許之中，而宗何人斯？亦忝在徵集之列，幸何如之！茲就生平所經歷者，臚述於下，以副楊先生之重囑，卽以誌宗之懶惰，尙希海內外同道君子，爲宗多多求主，補救嗣後之不逮爲幸。

一 第二代基督徒：遺傳式的基督徒

1. 因父爲基督徒，得親近教會。

2. 因此得到教會學校讀書，但目的在求得新時代學識。

3. 在學校時，校長常以贈品鼓勵學生，背誦聖經，個自常仗恃記憶力較他人强大，每次必背聖經數章或十餘章，以壓服儕輩，然不了解經中意義何在。

4. 在校讀書數載，每年見入教者甚多，均照浸會教儀，入水受浸，視爲希奇，同時亦生羨慕之心，心思一親嘗其況味，復見受浸者之親朋，均以喜報花炮，踵門道賀，亦足以表示榮耀，故屢欲一親享其風光。

5. 直到十歲時，乃決志入聖經班，研究一週之後，經牧師考驗成績，應答滿意，乃竟得入水受浸，究

竟當基督徒爲何事，有何目的，彼時自然也。

二 中學時期之過渡時期的基督徒

1，小學畢業後，曾費不久時光學習電報事業，卒因乾燥乏味，未底於成，仍轉而一志就學，考入成都華西協合中學校肄業焉。

2，在此肄業之時，常爲擇業問題，繆繞方寸，作官也，執教鞭也，傳道也，視爲無可亦無不可，但不得自決，適成都每年均有花會開會期間，遠近人士畢集會場，頗極一時之盛。我基督教會亦於場中租地設講演所，由此間各公會輪流派人擔任演講，以便使來遊花會人士得聞我教真理而歸誠善舉也。宗適亦在被選派遣之列，時年僅十有三歲，登台時，眼望人衆，腳甚抖戰，乃決意眼不看人，只看對面，幸得從容畢詞下台，始轉懼羞爲喜樂。從此經同道鼓勵，每年必藉此盛會期內登台演講，初時固講得牛嘴不對馬面，漸亦習知何者爲真理，並應如何演講，及如何要向民衆演講。同時校中組織學生青年會，屢次被選爲職員，稍行服務，漸明基督徒之責任，然對於終身佈道之心，尙未萌芽也。

三 大學時期之內心受煉的基督徒

1，中學畢業時，適清帝失政，革命軍起，西人一時不明真象，遂相率東下，致將校務停頓，學生均各束裝返家，宗亦不在例外，遂歸雅州故里矣。旋值同志會圍城，城中兵卒稀少，不能防禦，清官吏

令各街正領率民衆上城牆，日夜守護，因我父忝居街正，適遠出未歸，宗以長子名分代領百餘花戶，登城守護，至四十餘日之久。某夜大雨傾盆，路途漆爛，身體頗感不適，以致精神不支，竟於守地睡去，放棄職守。至翌日拂曉，見所守之垛口外有一雲梯，倚城樹立，意爲敵方昨夜所竊置，心殊驚懼，究未審敵方旣已竊置此梯，爲何退去未上？若上，宗卽首當其衝，恐宗之生命將於昨夜夢裡一去不還矣。細思其故，知屬神意示警，比及就地默禱多時，深謝救主留我此身，並立志有以酬答救主之鴻恩矣。

2、及至清帝遜退，革命政府成立，有西藏之前清欽差大臣某領兵入川，意在襲擊革命政府，奪取督撫，兵至雅州，省軍忽大至，將城圍困，雙方戰鬪甚烈。人民畏避炮火，恨無藏身所在，宗同家父及弟，並一傳道人，藏匿於福音醫院內磚房下層，私幸此正爲避炮之良好所在。忽一晨一重六磅大彈，直射入磚房，擊壞木柱，乃落入宗等所住之小屋，大開其花，小彈四飛，紅炎四溢，宗等俱已昏然不省人事，及移時省悟後，始悉吾四人之中竟未傷及一人。於是吾四人不約而同大謝神恩，頌讚至德者久之。宗得此經驗後，尤覺神恩浩蕩，獻身爲主用之念，遂油然而生，與日俱深矣。

3、在大學時對於吾國之拯救問題，曾經一度之澈底研究，有時以武力統一爲救吾國之不二良法，尋思武力亦不足靠，並且有損，如法之拿翁，德之威廉第二迷信武力，而今安在，有時亦主張

提倡實業，振興教育，爲救吾國之捷徑。旋又思物質發達，良心缺乏，精神生活，無從寄託，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尤無補於事。彼時乃開始研究宗教救國之途徑，將儒釋道各教一一研究之後，始悉各教有各教之真理，但或爲時已過，不能應現代之需要，又或迷信附會，久已失去真諦，亦俱非救吾國之良藥。乃轉而一意研究基督真理，研究之後，大覺滿意，認爲解決吾國一切危難問題之不二法。蓋人僅具才而無德，大足以害事，若有德而無才，猶不失爲庸人。中國今日之弊，在不屑爲庸人，而特多生心害事之輩耳。若有人焉，呼醒國內羣衆，靠救主大力，一反其向日之心理，刮垢摩光，結果自能成爲全國之良好國民，其他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决矣。自是宗乃決志獻身與主，作佈道之用。但意此種工夫，非犧牲一切，下一番苦工，不爲功。乃先試個人佈道工作，從同學下手。同學中有數人頗具才幹，惟俱係未能多聽主道，或信之未深之輩。于是向此數同學，日談夜講，一二學期後，此數同學，竟然立志研究真理，獻身歸主。迄今此數人，俱尙佔浸會重要位置，或爲校長，或任牧師，熱心事主，表現基督。此爲宗從事神學立志佈道之動機，亦爲宗生稱心得意之事實也。

四 留學時期：準備佈道的基督徒

1. 在肄業大學時，外受國家之影響，內作個人佈道慰藉心靈之法訣，乃立志造就自己，作終身佈道工作。然中國境內，其時尙苦無高級神學，每思遊學他國，與先進教會人士接觸，並得肄業於

有名神校，以便造就自己，他日爲主工作，其益當不少也。此志一定，遂於一九一八年在華大文科畢業之後，趁冬季東裝赴美，先入紐約西部我是德城我是德神校。此校爲美國著名神校之一，教授皆一時知名之士，接觸之餘，受益實深。每週出外，赴鄰近鄉村演講中國與教會近況，頗得彼邦人士之同情。對國外佈道，尤覺其滿具熱誠。後赴立志佈道大會，見多數大學青年獻身天國，甘願離鄉別境，赴國外宣傳真理者，又曾赴北美浸會年會，數次被召演譯陳述中國國情與教會狀況，聽者莫不歡欣。時值我國北五省賑災，宗以國民義務所在，趁赴各處教會演講之際，從事勸募販款，曾募得鉅款交賑災委員會，至災區散放，以上諸種經過事實，俱足增加宗信主忠誠，並愈引近歸國後專事佈道之志念。但覺學問未深，未敢遽膺鉅大工作，于我是德神校畢業後，復肄業于詩家谷大學一載，專究宗教教育與教育等學，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期滿由美返國之際，復遊歷吾國東北各省，觀察教會情形，以資回川後實施工作之借鏡，此行亦殊受益不少也。

五 佈道時期：實際工作的基督徒

歸川後，被成都浸禮教會召爲牧師，並經議會施行按手禮，以昭鄭重。其時深覺神恩浩蕩，漫無涯涘，尤感責任所在，雖肝腦塗地，亦不足以酬答。於萬一彼時所具情感，迄今猶縈繞于方寸中，非飾詞也。所幸任牧五載，諸事順適，教會蒸蒸日上，教友增加數倍，平日所接觸者，尤以學

界人士為多，會擔任華西大學聖經教授，及分任政府學校教授，隨時講解真理，多得學者同情。直至前三年，非教運動熾烈時，川中教會多受其害。幸平日與學界往來，頗得其信仰，故未遭波及。然不過間有基督徒因逼迫而退後，或竟因此而離教者，亦間有基督徒因逼迫而信仰愈堅，固不為所動者。至宗則覺此種逼迫足以增加信仰力量，煉性靈膽識不少也。然而猶感吾國大局未定，尚在風雨飄搖之中，非另尋善法，引導羣衆認識基督不為功。同時復覺自己認識基督太淺，頗難收良好效果。直至被選為代表赴耶路撒冷世界大會，親聆教會碩彥名言議論，足履聖地，眼見聖蹟之後，大覺我主一言一行重行生在我裏面，並覺漸多認識基督真理，澈底了解耶穌生命，尤知非我活在主裏面，主活在我裏面，抱定宗旨，向標杆直跑，高舉十字架，喚醒羣衆，不能完成救世宏願，克盡基督徒本分，從此誓必無論得時與不得時，總要傳道，以便與恩相稱也。

六 佈道思想：經驗中的基督徒

1. 報答主恩：主曾許吾儕以豐富生命，如我們能體貼主意，力行真理，作出事來，必與主恩相稱。
2. 宗教是否情感抑或理智：有人謂宗教純為情感，並非理智。就實際言之，宗教為情感的，理智的，亦意志的。若單重情感，則所得效果為衝動的；若單重理智，則傾於枯燥的；若純為意志，則為盲然的。故三者不可偏缺。主張以理智解明真理，繼以情感激其興味，終以意志力決實行，宗歷

來本以此宣傳真理，常使人心悅誠服，皈依我主，尤以智識界占多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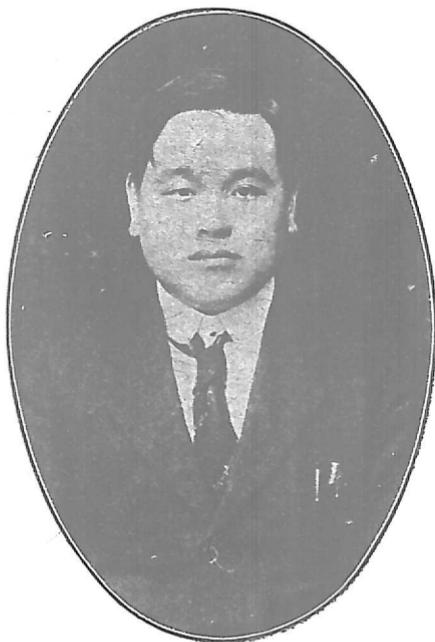
3，知而傳：主云：『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孔子云：『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是知也。』主道奧妙，非人智可能測透，須要先盡自己之力，用禱告的工夫，求其知解於心，然後傳給於人，始克濟事。又覺得一個基督徒的言行，須處處表現基督，與上帝交通，知其意旨，隨時依其意旨，實行出來，然後以之勸人，則人無不樂從矣。

4，與基督同受苦難而傳道：主在世傳道，曾歷盡痛苦，保羅因之法主言行與基督一同受苦，主道因之大昌，宗炳欲效之，而愧未能完全實行，將此種精神表現出來耳。但一次有本會學校校長某，因言行乖謬，不合主道，宗乃下苦工勸之，某並不感激，反視若仇敵，到處誣毀之，不足，又於報紙上披露謗語，以洩其憾，不足復繼以威嚇手段，恣其兇惡，宗却泰然視之，只常常為之祈求我主感動之而已。迄數月之後，某大病，寫信託人請宗至病院中面談一切，宗至病院，見某形將就木，在床上跪起，兩眼流淚，對宗言當日之錯，求宗恕其已往，為之禱告，以延其生命焉。不數日，某病竟愈，至今尙為一基督徒也。宗得此經驗之後，心中甚為慰快，感謝神恩，卒能使我有力效法于萬一，更得深刻印象，知用言語宣傳，不若用行為以表現基督。頃在峨山旅次，聽一故事，即以此故事作我短篇的結束……美國波士頓城，藝術家某，平生立志，專繪基督像，十六歲起，直至八十八歲，始完其工。迄美國戰爭起，某曾一度服役兵營，常禱主使其兩手毋受傷，留之以

便繪主形像，並云：『若斷右手，將以左手繪之；若兩手並斷，則將以口啞筆以描主形。』及戰爭告終，竟未受傷而歸，盡日默思主之言行，以繪主容。有富翁某，擬迎某至其家，供其用度，以完成其繪事；某却之甚力，且曰：『主之像，非奢華宴樂處所能繪，惟從苦難中方能尋見真基督。』直至年已八十八歲，始完成主像一幅，迄今稱爲世界有名之特筆云。……宗何人斯，既名傳道，敢不竭力背起主的十字架，體貼喪掉生命方能得到生命之遺訓，恪盡基督徒之本分，以實現其素志乎？惟願主道光昌，天國來臨之日，宗亦能坦然無畏，立在主前，口頌聖哉聖哉，獲領最後之冠冕，以歸榮我主，庶有豸乎！

一九二九夏令于峨眉山北岩

者 著 篇 本



授教學神北華縣勝東山
師牧恭學張

篇七

張學恭

阿摩斯對亞瑪謝說：『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兒子，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樹的。耶和華選召我，使我不跟從羊羣，對我說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豫言。』（摩七章十四十五節）於今我也可以說：『我原不是傳道人，也不是傳道人的兒子，我是窮人，又是無智無識的少年，但主耶穌選召了我，使我到各處爲他作證。』

我是山東濰縣人，七歲時父兄相繼信主，因此我也作基督徒，那時家人十餘口，只有薄田二畝，喫飯問題便難解決，何暇計及讀書？幸先父與兄東取西借，竭力供給我弟與我入校讀書，在中小學校時，距家近化費少，父兄尚可供應，及入大學化費較多，父又逝世，我兄擔任不起，因此一面求助於教會，一面作工自給，經過了許多艱難，始得勉強畢業。當畢業時，本不願作傳道之工，一因在校所學多係科學，若作傳道人，則所學無用，二因傳道薪金太少，僅足自足，不能報家人供給之恩，故願投身教育界作教讀生活。但事不由人，神偏召我作傳道之工，茲將我蒙召之經過，畧述於後：

（二）神藉人召我傳道，當我大學畢業時，被選爲畢業式之講論者，題『英雄與世界』，那時我雖不會講解聖經，却按創世記首三章，講到英雄與世界之關係，講畢，西牧狄樂播問曰：『今天講論者爲誰？』有人答曰：此吾會信徒張學恭，狄樂播曰：『口才很好，所講亦頗合聖經，我要請他到

(二) 藉姊逝世，召我傳道，我應狄牧師請後，心中有點懊悔，因大學畢業後，自覺滿腹學問，（究其實毫無學問）未得發展，遽然傳道，豈不可惜嗎？正思慮間，忽得家信，言我二姊病逝，惡耗傳來，猶如當頭棒喝，促我警醒。我二姊是年將由女校畢業（那時教會因振興女界，故女子讀書不多取費），未得爲主作證，即被主召去，我何人斯，蒙主厚恩，若不趁機爲主作證，領人信主，異日逝世，何面目見我救主耶穌？因此廣饒佈道之志以決。

(三) 藉熱病召我傳道，我在廣饒傳道時，魔鬼常以『大學畢業生月薪十元即傳道嗎？』的話送於心中，有時竟受其迷惑，函託友朋，謀教員位置，乃天父美旨彰於我身，該年暑期，使我患腸熱症，臥牀不能動者月餘，中秋節前一日，我病至重，自己陷面已黑，家人以爲已死，圍我而泣，那時我身無覺，我靈却醒，家人嗚咽哭泣，惟我先母跪地祈求，願神留我在世，後日爲主作工，禱畢，即高唱『耶穌愛我』之詩，伊唱頭遍時，我耳聞見，我心快樂，願隨母唱，但無聲音，蓋心有餘而力不足也，伊唱第二遍時，我力頓增，同先母連唱兩遍，遂安然睡覺，睡時全身出有涼汗，一小時後，醒來對我母道：『我們未唱詩前，兒見三位白衣者，以背向我，坐我身邊，談論許久，未醫我病，即離我而去』語罷，痛哭流涕，淚溼枕褥。（病重時哭而無淚）我母安慰我曰：『吾兒勿哭，白衣三人，向汝未有動作，卽行離去者，殆天父聽我祈禱，留汝在世爲其作工也，汝宜聽我言，將全身獻於主任其

使用。我說：『好請母親爲我禱告，病愈後即赴神學讀書，豫備作主工人。』當時先母聯同家人，藉禱告把我奉獻於主，此後病亦漸輕。但一禮拜後，接到友人之信，已爲我尋得教員位置，此時撒但在我心中又大施運動，使我懊悔前日應允獻身之事，哈喇駢亞讚美耶穌，他不丟棄我，立時叫我病重，較前尤劇。家人完全失望，蓋有諺云：『熱病復犯，想活真難。』惟我先母仍以其堅確之信仰，爲我懇切代求，又蒙天父允准，轉危爲安。晚間家庭禱拜時，遂遵母命，在神人面前藉禱告，甘心獻身於主，蒙主特恩，不及十日，身體壯健，於八月二十九日，遂束裝就道，赴神學讀書，此我二十歲時事也。馬丁路得有言曰：『人無論才幹多大，學問多高，若不蒙主選召，你當躲避傳道之事，如同躲避地獄當中的火。』此語誠是。蓋傳道聖工也，人不能強取，然既蒙主召，即當順從，否則必有災禍，臨及汝身。保羅蒙召後即曰：『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林前九章十六節）我也有此等覺悟。

我在齊魯神科讀書一年，因胞弟學醫，經濟艱難，故在外作事幾年，迨吾弟醫學畢業，即回華北神學讀書，畢業後被立爲教士，雖多在學校教授道學，然假期或安息日，即出外佈道，或領查經班及奮興會，茲將傳道時之經歷與覺悟，拉雜寫出，願與諸同工共勉之。

(一) 講道兼談道，講道者，對大衆演講，如同撒網海中也。談道者，對個人或少數人，抵面相談，猶如拉網上岸檢魚器中也。我在廣饒傳道時，在西關有一談道所，每逢集日，即開門講道，聽者甚

多，然多不發生密切感力。後則添設講道後之談道，效力大著。有張某者，在我講道時，被聖靈感動，樂意接受道理，及衆人散去，我特別與之談道，觀其缺而告以救恩，查其愛而告以信主之樂，這樣談道，不過幾次，伊遂決志信主，而作得救之人。

(二) 傳道兼証道觀馬可十六章二十節傳道人對於福音之本分有二：即宣傳與証實宣傳者，卽以口對多人或少人傳講基督，証實者，卽以己之生活，証實福音。譬如演講時，言福音為改變人生的叫人聖潔光明的，而一己之行為，反卑污苟賤，何能証實福音呢？觀使徒行傳二十章十七至二十四節保羅在以弗所時，或在衆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不但以口傳講神旨，亦以行為証實神道。我於此點常覺慚愧，有一次我以以弗所四章二十節為題，講別人學了基督，要棄舊換新，作聖潔光明的人，但回省自己為人，有時亦說謊言，有時亦發脾氣，有時亦說無益於人的話，這豈不是行不顧言麼？自此而後，我常以保羅囑提摩太之言，卽『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以自警勉。

(三) 勸戒兼教導。我們救主耶穌臨升天時，對他的門徒說：『你們要去勸化萬民作我的門徒，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勸戒係悔改之基礎，教導為信心之根源，此二事皆括於傳道本分之內，且必須兼重方能得圓滿效果。若只教導而不勸戒，則不能感發人情，使其立志改惡遷善，若只勸戒而不教導，則不能使人有恆心，蓋心中無真理為根基也。今之特別奮興派只

注重勸戒以情感人熱心於暫時，不久復形冷淡，此固不可。然彼奇異之神學派，只重教導而不重奮興，不過令人得一點冰涼之理論，毫無感力毫無熱心，又烏乎可？故完全之傳道人，須效法保羅勸戒與教導，並施方可。（西一章廿七節）

(四) 作父兼作母保羅說：『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爲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裏用福音生了你們』（林前四章五節）。今之傳道人，能講者甚多，能教者亦甚多，但以福音生人而爲人父者却不多。古昔使徒皆有以真理所生之兒子。（蓋傳基督即傳生命也。）我很慚愧，傳道至今，用真理所生之兒子，甚屬寥寥，其故即未曾作父作母耳。保羅在各教會所以有真理之兒子者，因其待信徒如父母之待兒女。保羅說：『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之兒女一樣』（帖前二章十一節）。此其爲人父之工作也。又說：『我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帖前二章七節）。此其爲人母之工作也。我甚願傳道人效法保羅，以真理生人，對幼稚信徒，即以溫柔靈乳餵養他們；對壯年信徒，則警勸安慰如父親之待兒女，寬嚴相濟，愛義相配，必能使真道興旺。我主耶穌亦可因你多得兒女也。

(五) 建設兼保守。西哲對錢財有諺云：『保守一文，等賺一文。』晚近教會領袖，只知收入入會（建設之工），而不知灌溉訓育（保守之工），以致教會如有前後門之廳房，由前門引羊入，後門任其走出。某教會去年之統計表，收入教友不及失落者多，即此故也。吾人對於靈恩，固不可

如同死海，只收水入而不放水出，但對教會則不可不加保守之工。昔年保羅傳道，常走遍各教會，堅固勸勉衆信徒者，實行其保守之工也。惟保守之法（1）須以心靈藉着禱告，在神面前常常數算信徒，而深知其所在之地位與情況。（2）於衆暇時，常到各信徒家中，探其所需示以在道進步之規程。（3）倘遇有偶然被過犯所勝，而忽然跌倒者，即當用溫柔的心，靠聖靈講聖經，把他挽回過來，救主在世，對『受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何況我們呢？

（六）領人至下泉亦領人至上泉。當押撒過門時，向其父迦勒求水泉，他父親就把上泉下泉都賜給了他。（書十五章十九節）下泉爲贖罪泉，從耶穌身發源，傳道人祇領人到十字架前，因信耶穌罪犯得以赦免，僅僅站在被稱爲義的地步上，是不足的，必須領人得到上泉方可。上泉者，何？卽天上一切屬靈之福，得到上泉者，卽人之動作云謂皆在基督裏面，無時無地不榮神益人。某處海岸有一泉源，其水發甜與海水有別，在海洗澡的人，以身有鹹味，卽來此泉源洗去，然若久站此地，則海水衝來，仍濺鹹水於身，人之只到贖罪泉者，亦猶是也。必也靠賴聖靈，由稱義再往成聖走去，直至得到上泉，纔無此危險。由此可見，傳道人不可見人認罪悔改，受洗歸主，卽爲已足也。

（七）擘餅兼望天。以上所言，皆爲擘餅之工，卽服役於人，分糧於人也。但此不得謂已足，因只靠己力不能成就大工也。且傳道之工，係與魔鬼交戰，魔鬼所懼者，非天花亂墜，信口開河之大演講家，亦非長於交際，手腕靈活之社交家，乃怕屈膝於施恩座前，實行望天之工作者。當教會初立

時，使徒們因辦理雜務，不得專作望天擘餅之工，遂選七執事，管理飯食及瑣事，彼等則專心以祈禱（望天）傳道（擘餅）為事。（徒六章四節）今日教會領袖可分兩類：一卽祇作擘餅者，一卽祇作望天者。那祇作擘餅工作者，卽終日忙碌服務於人，無暇禱告，此猶以己力推動火車前行，甚慢，功效太微，遠不及藉祈禱而望天，從上得着能力再服務於社會者好。以賽亞四十章三十一節：『但那等候耶和華者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此處之『等候』，『上騰』為望天工作，『奔跑』、『行走』為擘餅工作，這兩樣不可偏廢。若祇擘餅而不望天，則力量何由而來？主耶穌以五餅二魚食五千多人以前，尙且作望天的工作，何況我們呢？然若祇作望天工作，亦屬不可，蓋人領受靈力，必須作工，否則必因不用，而力漸消滅。保羅傳道，最有功效者，因其以望天擘餅，為等重且極要之工作也。（西四章二至六節）我在傳道或領會時，亦多請戚友或聯禱團懇切為我代禱，得着能力立即為主作証。

我今年三十二歲作牧師不過六七年，傳道經驗本不甚多，可說無有，不過在作工時，覺得以上七條，是傳道人所必須，所以約畧寫出自勉亦勉人也，亦請閱書諸君多為代禱是荷。

一九三十年，雙十節，寫於魯勝華北神道院。

譚 驗 經 道 傳

本篇著者



香港愛羣雜誌社社長
麥長生

篇八

麥梅生

八 篇

僕生長農家，幼讀四子書，少習八股文。十九而後，藉硯田以度活，假館穀以自修。三戰童軍，俱遭殺羽，九流書籍，亦頗經心。及覺星算多虛渺，乃專究醫方，依舊舌耕，兼營脈理。戊戌之秋，始聞聖道，領洗入教，異術之書，盡爲迷者奪取。及後與人辯道，始悟前所習者，雖屬虛糜，未嘗不可藉此以助談鋒，而折服之。己亥之歲，作浪子悔改，陰間歎苦，仿木魚書之體，冀變俗尚。三四版贈閱，頗授時好，繼作聖經撮言，期便於貫通兩約，旋見聖經節錄，歎前哲已先得我心，較已作尤簡便，乃棄此稿，再作人類真原譜系，由始祖至耶穌止，惟乏參攷書，不敢自信正確。後某牧謂勿聽無窮之譜，徒滋辯論，（提前一章四節）是以擱置。繼欲作二約類典，記錄演壇，以事冗不克如願，所幸十餘年後，有聖經辭典彙編百科全書，頗可供信徒之參考，實獲我心。己巳來港，與葉牧道勝譯二約士話，及德華朔望報，每欲化經句爲詞章，仿邱瓊山之成語考，因讀經數遍，先記分類章節，而後從事造詞，及見啟應先生曾作一二登之教報，極爲贊賞，引爲同心，又復擱置，惜未得窺全豹耳。今嚴霽青君爲詞章大家，實教會不可多得之人物，如從事於斯，實足引未信者閱經之助也。自改元後，事務繁劇，無暇及此，惟稍有餘暇，作證道文，及義務傳道而已。論及傳道工作，僕本門外漢，未嘗就教於神道校，如保羅未及產期而生者，（哥前十五章八節）實不敢與言傳道之經驗也。然恐重違楊君道榮雅意，雖數月來欲握筆塞責，久未如願。今乘暑假，撥冗踐約，僅就所見所歷，凡有關本題

者，拉雜書之，或亦千慮之一得歟。

一、勸人 吾人爲眞理作證，無非欲勸人認識基督，而信其道耳。爲此工作者，亦各個信徒之分內事，非必盡屬敎會職員之責也。當敎會初時代，傳道者皆信徒自負責任，以不傳福音爲有禍，視爲藏金之惰僕，蓋白得尤貴白施也。然則當如何而可以盡勸導之天職乎？最要者莫如勤讀聖經，然以經理勸人，尤貴自勘已行，與經旨相符，所謂恐敎人而自治疏也。吾嘗問諸在敎會作敎話敎書服役等人，何以多年作工聽道，尚不奉敎，必以傳道人言行不符對。亦有因在會作工而歸信者，問其何以入敎，不曰傳道公允善遇，則曰感敎友信道，改良品行，可知傳道一丈不及行道一尺也。然自修矣，勤讀經矣，獨一己盡職，亦不能廣播眞理也。必須對內奮興，引導敎友樂於作個人証道工夫，或合羣分隊作工，然後可期振興敎會。所以善傳道者，必用心於對內對外工作，雙方並進，兩美兼收。如其不然，一旦主任人出外辦公，或偶染疾病，則無替人，如此敎會，雖多亦奚以爲？是對內對外工作尙矣，尤貴因時制宜，言論上不能膠柱鼓瑟，以對內言之，嘗有牧師罰學生過，當令其背道，對犯罪敎友，多講審判嚴罰，而無安慰勸勉之言，令其不敢登堂聽道，而對富人則偏講駭穿針孔，不及上帝無所不能爲施恩之主，徒抑不揚，無補於道。故注射式之演講，多方恐嚇，一時令其認細微之罪過，後則冷淡如故，反不若導其入眞理中，自尋真樂真慰，而永不能爲魔所奪也。以對外言之，若甫啓口，則唐突其所信之孔佛道回，令其鼓噪喧擾，反碍宣傳，此吾所恆見者也。

二 收人 傳道之希望，欲達到引人皈信之目的，貴察質量並重，苟貪多而濫收，則前門進新，後門退舊，亦徒勞而無功。所貴有相人之識，毋以爲是左道，置而不論，以爲但得其信道受洗，多一教友，自有聖神感化之不知虎視狼顧，豺聲之輩，胸後見腮之徒，貌爲信道別有用心，聖神雖欲化之，其如彼拒絕聖神何？此孔子於所以所由所安察之，孟子於眸子瞭眊辨之，耶穌以蒺藜不結無花果譬之，皆具有理由也。吾嘗見狼顧豺聲者，極端誘吾入彀，不爲所動，他人被其餌誘，竟成其騙術，引爲終身缺憾。又嘗細察胸後見腮者，以爲彼旣信道，必受真理所化，不妨與交及窺其僞，多方防之，無甚大害，亦自悔察衡不慎矣。吾見敎會迭被若輩騙欺，未嘗不咎其接納之不慎，由於乏相人之識，故約畧言之，非導迷也，乃警後也。更有以誘他會之人歸於己會者，視爲得計，而不察其所以，亦足發人深省矣。近閱真耶穌會晚雨報，載其反對張巴拿巴者，當其收之入會也，非不極力瓦贊，乃曾幾何時，聯合反對者何也不察其反覆無常，以爲用此術可盡行推翻老會而不思保羅不欲立某他人之上之理也。而細閱其反對之人，大多先入老會及老會察知其爲加畧猶大等諸無足重輕，而安息會視爲奇貨可居，誘之入會而真耶穌會又以出爾反爾之老調施之，誘其入會，不以之爲反覆無常，屏諸門牆之外，所以有此糾紛也。是娶拒誘婦，而棄受誘者之喻，誠有理由也。吾以爲欲中華歸主者，莫如分道揚鑣，各本所信，以勸未信者，不宜收已信者改所信，免滋擾耳。然收未信者，又宜多施灌溉栽培，勿任其自生自滅，亦勿輕予職權，以長結黨營私之弊。若細查清

楚，密察行動，果無大碍，亦不妨予以工作。蓋不予以工作，則無自動之經歷，必無自理之能幹，所以須審慎者，恐其此時似虔敬，他日反背信貽局外人以笑柄，轉爲教會之碍石也。

三 待人 傳道人日與教內外晉接，固貴一視同仁。有病者爲之祈禱，困難者爲之籌策，落難者設法賑卹，冷淡者用心勸勉，不和者爲之調處，失業者爲之推薦，教內人得此待遇，自然堅厥信仰，而獲安慰，教外人蒙此優待，自然降心相從，而起信念。然猶須慎以將事，如濫荐濫保，則失名譽，不荐不保，則生怨望，卹未周者怨之，探未到者訾之，輕於貸者，逐其驕慾，貸未償者，畏與相見，不獨吾個人屢見，恐同勞中亦莫不皆然。故吾以爲教會組立探訪團，勉勵會，以衆多人輪值爲之，則病困患難者，不獨可以爲之祈禱，予以慰安，且廉悉詳情，較爲周到，而賑卹不虞偏厚偏薄，卽教友之品格信德既悉，可免濫施濫荐之弊，而借貸亦可免輕信之愆。大抵借不望還，施不望報，更爲省却煩惱，而代借代保，亦當視己力所能代償者，然後行事，不然，轉令債主怨己，已貸者遠避，是自尋苦惱也。

以上三者，皆我個人所遭所見所聞，據實書之，爲已往之經驗。而吾尤以爲教會須有藏書，以備教友瀏覽，多獲解經之識，有操場以使教友體育，養成剛健之體，多開訓練班，辯競會，以裁成教友之口才，更以多立祈禱會，以收實益，此靈修工作，實爲傳道無上之利器焉。

一九三十年八月八日于香港後雨山房

本 篇 著 者



廈門竹樹腳禮拜堂
林溫人牧師

篇 九

林溫人

余籍隸福建漳州漳浦縣田厝鄉，生於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家父名艷，務農業，早奉基督教。余自幼在本鄉小學讀書，至十七歲元月間，被妻兄招赴縣考，意欲我自此與之同學，練習文章，預備科舉，拾功名，顯祖榮宗。不料是年二月十八日，余往下徑圩，回至途中，遇見傳道師陳啟方語我曰：『明天主日請到坑尾禮拜聽道可乎？』我當許可。翌早果同家父往守主日，上午禮拜畢，啟方師以約翰三章十六節令我讀之，讀後彼剖其意，於是信主基督，此為我信仰之基礎，亦為我傳道之基礎。蓋自後恆以此道示人曰：上帝之愛世為何甚，欲得上帝之愛從何路，既得上帝之愛有何福，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也。

啟方師之任所，即在橋內鄉渠回後，遂遣我母舅前來吾家，招我與諸表兄同入橋內小學家母聞言，大為反對曰：『既允妻兄入下練秀才學，奚可復允母舅入橋內教會學乎？』家父問我何所從違，我答願入橋內小學，次早整理行裝，要往橋內路必經啟岳母及妻兄之家，然我不躊躇，勇敢直入其家，向之告辭曰：『我已允入橋內小學矣。』啟岳母與妻兄聞之，大怒一場，余置若罔聞，曰：『爾請爾詣，我父與母舅已在路口等候，宜往就之。』遂與告別，前往橋內，並不回顧，此非上主恩助，曷能毅然而舍彼從此乎？

橋內鄉離吾家只隔一高山耳，余讀書後出而望見此山，思及父母故鄉，不覺心悶涕流。吾師

敵方看見，呼我近前，教以禱告上帝，謂聖神能以不可言之嘅嘆代我禱也。我從其言，入室自行禱告，果大得聖神慰藉，余更生之起點在此，且於是我得祈禱之秘訣矣。厥後見人有何憂患，有何困苦，亦卽以已所歷者，教以祈禱之功效，何其偉大。余爲傳道之起點亦在此，凡遇慕道友之未明真理者，必告之曰：人非更生，不能見上帝國，不以水以聖神而生，不能進上帝國。

鄙人在橋內小學有兩年，凡校中出問答或講題，亦學而習之。至十九歲被薦入廈門鼓浪嶼迴瀾齋聖道大學，道學科預備傳道，時吾師敵方爲大學校長，余心更加歡樂矣。我於每日上課，受諸教師訓練及自研究外，於每星期二下午，同諸窓友出門佈道，暑假時受派於內地教會，爲傳道之試驗，雖才淺學疏，蒙上主恩助，到處均受歡迎。

鄙人在大學三年卒業後受派於西洋墟、鎮海、後坑、湖西、長橋等處爲傳道，或兼敎讀於主日講臺外，設有主日學，若在未兼任之外，則於六日間招諸任職員，或會友，下鄉逐家佈道，並赴每月一期的月會。此月會是附近諸傳道士，定一期自拜一至拜四，特集於一堂，夜間作靈修會，晝時出門佈道。由此月會又加設六鰲、金井二教會，以故此月會頗爲重要，蓋一以奮興諸傳道士，一以奮興附近諸會友，一以奮興佈道，引導外人也。

鄙人自大學第三年，即赴閩南諸傳道考，每年應考十條，新舊約音解一也，新舊約摘本問答二也，新約摘本當場作註解三也，呈獻文論一篇四也，信條問答五也，二十條道理問答六也，聖會

史記七也，地理八也，算術九也，羅馬字的白話，讀並寫十也。余連考七載，皆取進首名，非我之才學有過乎人，乃因我於未考之兩個月前，懇懃預備之耳。

鄙人二十八歲時蒙主恩召受聘爲迴瀾校長，時吾師啟方已任牧師於橋內，現仍在世，雖年已八十有餘，其精神仍活潑，身體亦矍鑠，余爲迴瀾校長三年，後續任一年有半，愧無德學可以長益諸生徒，惟盡所能以稍補耳。有可喜者，一則蒙上主恩助，迫切爲一浪子祈禱，即在大學爲漢文教員鄭之喬廩生之侄，嫖賭飲無一不犯，請我們代爲祈禱，未幾其侄得上主感化，反悔信主，去惡歸善，鄭老師因是認耶穌誠爲救世主，亦信而受洗。其侄後任長老，亦任傳道於醫館。二則蒙上主恩召諸大學生，後任傳道爲牧師者，有黃植庭、楊允信、楊迺甫、吳中行、吳崇誠、許葛明、許和泰、陳厚德、黃滄海、林不才、張植資、賀兆奎、王師蒼、黃珪璋、吳景星、許翹楚、張天雨是也。

鄙人三十歲時，考會薦取進名，是年十一月三日，蒙上主恩召，被泉州晉江縣安海堂會選聘爲其牧師，應巡的支會，有金井、石井官橋、文斗殿，未幾亦加設石菌深潭東石等處教會，以後金井石井官橋，亦各分立堂會，延聘牧師焉。余於主日講臺外，又設主日學，祈禱會，於六日間，仍招諸任職員或會友，下鄉逐家佈道，並赴月會從事靈修佈道，蒙上主施恩，得救之人與年俱增，尤可喜者，就是上主召支會同勞諸傳道士，考進名任牧師者，有許聲炎、許職成、楊懷德、高萃芳，又當時爲生徒，後任傳道爲牧師者，有黃日增、黃宇宙、黃紫雲、吳炳耀、張選材是也。

鄙人於三十七歲十月間蒙上主恩召，被永春州堂會選聘爲其牧師。永春乃屬內地，離吾鄉水陸有六日之程，是時未有車路，所巡支會多而且遠，各宜梯山越嶺，誠難得其人以任之。當時余尙能行走，自謂我不往任之，要待何人？是以家父雖在故鄉，妻子仍在安海，亦欣然就之所巡支會，卽蓬臺五斗高麗蘇坑德化雷峯大坵頭達埠小岵詩山未幾又加設溪口一都合母會共十三堂。且一都離永春有百里之遙，余自永春初出巡支會，尙未一週，忽接家信，謂家父壽終去世矣！距享壽七十五歲，余知之一面憂愁，一面夜行，至安海携眷回鄉，送先父返本畢，遂復携眷至永春，除主日講臺外，當兼任醫館、女學、婦學禮拜講道，其餘六日間，仍招諸任職員或會友下鄉巡家佈道，並赴月會，從事靈修佈道，結果一如在安海時，當時義和團滅教之風聲雖甚，叫囂然，會友並無懼怕，仍各盡分佈道，謂殺身不能殺魂者勿懼，惟能殺身及魂於地獄者，甚可懼也。厥後蓬臺詩山，亦各自立堂會，延聘牧師，又蒙上主恩召，支會同勞諸傳道士考進名任牧師者有林潤道、羅馬可、葉庇虔數人。

鄙人四十七歲時，被閩南自立的宣道會聘於金門傳教，所巡支會，卽金門城，烈嶼於主日講臺外，有主日學、勉勵會、祈禱會，並於六日間招諸任職員或會友下鄉逐家佈道，在該處工作只一年，又被聖道大學聘爲校長，任期一年有半。

宣統元年六月二日蒙主恩召，被廈門竹樹腳堂會選聘爲其牧師，所巡支會，有寨上派茂現

在派茂，已自立堂會，延聘牧師矣。寨上亦請自立堂會，候聘牧師。蒙主恩召，本文會同勞諸傳道士，考進名者，有葉應求、施惠迪、王涵江。王涵江已受漳中堂會聘爲牧師，葉應求亦已被坂仔堂會簽選爲其牧師，惟未按立以受任。余至竹樹腳時，成人領洗進教者有一百八十餘名，小兒領洗者亦有八十餘名。蒙主恩召，現在成人領洗進教者有五百餘人，小兒領洗者亦有四百餘名。現任長老十人，現任執事十八人。廈門乃閩南教會之總機關，故任廈門牧師者，事務殷繁，除主日講臺，或主日學，或六日間逐家佈道，或勉勵會，祈禱會，查經班外，又受大會派任宣道會，傳道公會，聖道大學，孤寡會，養老會，激勵團諸董事，並受區會派查教會之進退，以及主考會，薦主考新任牧師諸差事。

鄙人於民國二年，同牧師黃植庭，進名者呂心銘，受派與英國巴克禮牧師，繙譯新約聖經爲羅馬字的白話，出版時，多人謂與舊文理的聖經不甚相符，以故多人不願讀之。迨文理和合，與國語和合的新舊約聖經行世，綜合參觀，知甚相符，於是聖書公會復派巴克禮老牧師，閩南大會又派我們三人，共同繙譯舊約聖經爲羅馬字的白話。我等譯員，參觀多種譯本，如巴牧師則參觀原文，及七十譯本英文，美國人所譯者，猶太人所譯者，及註解，我們三人則參觀神板，國語和合文理和合廣東話，喀話，福州土腔，舊官話，舊文理，及施約瑟所譯者，較對恰合原文，而後寫正。所譯者或最合原文，而且極完備，蓋諸譯本最合原文者亦有缺點，因其中有脫落數字意者，甚至有脫落全句者。此白話字的聖經，對於閩南及臺灣、南洋諸男女不認字之會友，大有裨益，蓋只練習一星期，

或一個月，便能自讀聖經，抑效寫一星期，或一個月，便能自寫書信與人往來矣。且識漢文者讀之，仍大有益，蓋最精於漢文者，忽以文理的聖經使讀之，難免無有舛錯，况不甚識漢文者乎？惟讀白話字的聖經，不獨無有舛錯，而且易明其理，聞自民國十四年迄今，白話字的聖經，銷出之數目，計有四萬七千餘部，將來新譯之舊約若出板，其銷出必定較多矣。余年已七旬，老無能爲，已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向本堂會及區會請准盡程告老，至於譯經一事，在本年九月間，諒可以完竣。

余任傳道爲牧師四十八年於茲，可謂手執耒耜，不顧後者。如余在安海或永春或金門一年，只回鄉一次，迨至廈門，離吾鄉只一日之程，一二年只回鄉一次，至受派同譯聖經三四年於茲，尙未得一次回鄉，致親族人謂我不念祖宗，有負先人之靈矣，噫！先人而有知，其謂我負之乎？

余對於預備講臺，恆參考諸譯本，並註解，而後執筆擬稿，層次分明，不敢泛論或引故事，或設譬喻，欲會友一聞，而有得於心焉，惟自愧無大演說才，可以激勵乎人矣。

余畢生無詔無驕，不輕貧重富，亦不擇何一人爲特別交厚者，皆一視同仁，感謝上主，使諸會友亦皆一心一意，並無派別之分，諸長執亦皆同心協力於會務也。

余任傳道爲牧師，所入僅敷所出，故無餘資，可以創慈善事業，致來親族責言，謂我未創何慈善事業，以益子弟，噫！傳教人若非承祖父巨大遺產，有何餘資可以創慈善事業乎？雖然，對於義捐，亦依所有而爲之，惟感戴上主，助我有鼓動之力，如在安海，發起築牧師樓，女學樓，在石井，與楊懷

德君，經手購置兩落大厝，抱護厝，爲禮拜堂，傳道厝，及小學之用，在永春，發起建禮拜堂，牧師樓，以及德化築禮拜堂，在金門，只倡議買地築教堂，因未幾離該處改任大學之責，由繼任者有成就之。在竹樹腳，同諸任職員，發起築幼稚園，蒙學堂，及兩等男女小學樓，以及寨上禮拜堂，及傳道厝，派茂禮拜堂，牧師樓，小學堂。

余一生節儉，善惜所有之物，是故凡勸勉節儉，或設節制會，乃極端贊成之也。蓋爲傳道士所入不及經商人之所入，苟不節儉，而任傳道之職能，有始有終乎。

因此予惜物亦有可記者，如十九歲入大學時，有一鞋刷，一鞋拔，一竹篾箱，一印色盒，五十年於茲，尚未損壞而可用。在安海時，有一小刀，一布雨傘，三十三年於茲，刀仍可利用，傘骨亦無損折。在永春時，有一眼鏡，有一外國的呢袍，二十八年於茲，仍然合用，並無破裂。在竹樹腳時，有一小時錶，一大時鐘，二十二年於茲，仍完好，只修理一二二次而已。以上所錄，誠屬小節，惟冀閱者皆能若是愛惜物，保存物，以養成節儉之習慣也。

譚驗經道傳

篇十

馮葆光

一學道的經驗

在庚子年時，予始八歲，此時本村還沒有信主的。曾記得傳道先生，因大刀會之故，到敝村避難，自此又過二三年，始有予之族叔，培貞赴烟台，於彼處得聞主道。回家後，即與本縣臨朐之牧師史慶文，佈道員譚汝房、段永聚接洽談道，因以有了連絡。牧師與佈道員相約不時到敝村講道，晚上演映影燈。他們都是很好的性情，極愛幼童，在晚間之時，即教孩童詩歌，並說故事等。因此一班幼童，每於牧師到會時，即樂意前去聽授訓誨，毫無畏懼之心。無怪耶穌訓人的時候，有很多小孩子到他的跟前，就是因為耶穌有和氣可愛的樣式，能吸引他們。當初門徒問耶穌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就叫一個小孩子來說，你們要變成他的樣式，就能進天國。予想傳道的人若有一个孩子的樣式，不只自己進天國，且能引領許多孩童進入教會。予覺予之入教，固由於予之伯父進入教會小學讀書，但那時予已經覺得非入教會學堂肄業不可，就是因為受了牧師及傳道人和氣可親的感力。此係予從客觀方面所得之感覺，以後予想傳道人，應當以小孩子樣式為他的特性纔好。

二讀書時傳道的經驗

當予十三歲時，即一九零五年，本村始立教會小學。予入校三年，學識幼稚，不能出外傳道，每

有佈道的機會，老師出門佈道，學生雖只隨着幫助唱詩亦頗覺高興。在家時有時發出頑童的習氣，搗毀家中虛假的神像，時常聲言紙畫軸張等物並非真神，不可敬奉。如此粗率的動作不免觸動老人之怒氣，然而年幼無知的妄動，終久達到棄假歸真的目的。雖然如此，家中老人卻還沒有至學道事奉上帝的所在，亦不知用何法勸導之一。一九零八年時年十六歲，即入青州崇實學校肄業，此時即常寫家信，奉勸父母禮拜事奉上帝，也生了不少的効力。父親未曾受洗，即早去世，母親已經受洗作了教友。子實在相信，學生勸家中父母學道，最好是用寫信的方法，其次每到禮拜日，可以請父母一同禮拜，如此耐心做去，未有不生効力者。一九一二年崇實畢業後，因家境困難，無力升入大學，即入青州神道學堂師範館肄業。此時道學智識稍有進步，每禮拜下午，即約同學赴臨近村莊練習佈道工作，亦頗有興趣。每在假期逢有講道機會，即同本會堂領會師傅張子步先生出門佈道，雖無多人歸主，但有不少人得聞主名。予在學校期間，時蒙張君幫忙，始能卒業，予覺若能幫忙助人求學，這也是佈道方法之一。

三 教讀時佈道的經驗

予於一九一四年，青州神道學校師範畢業後，即到臨朐縣一老教會之鄉村作教會小學教員。此老教會有教友五十餘位，冷淡者居多數。予除教授生徒外，每主日即主領禮拜，拜三即主領禱禱會。在此一年之際，遇有佈道機會，即約同教友赴會場佈道，予個人及教衆皆獲益良多。此時

已決志欲入神學，本會教友亦爲舉薦作証，自從有這一年的經歷，深覺無論何教會之學校，教讀者肯出力服務，教友必能大得幫助。予細心考查凡有學校的教會，較無學校者興旺的多，其故無他，就是因爲有教讀者的帮助。予覺這是應盡的義務，也是佈道的方策。

四神學期內的經驗

予於一九一六年復入青州神道學堂牧範館肄業，以備後日擔負佈道工作。本館學員組有佈道團，每於拜六則赴臨近莊村佈道，拜日則赴臨近會堂主領禮拜，此係在校時，對於佈道所用實地練習之功。至伏假期內，即往臨朐南鄉桃花莊佈道，此莊距予本村二十餘里，因此莊已有慕道之人，係族叔培貞所結交者。因爲有此一線之引進，又蒙族叔介紹，即邀同學張安先生同於本村佈道，有兩伏天之久，白日赴鄰村播種，夜晚即在本莊講道，頗有果效，共有十餘位受浸歸主之人。本地教友又捐錢建築房屋一所，備置棹橙，以作會堂拜神之基，並辦小學，以作育人才，至今雖屢遭匪患，教友仍熱心守道，其村首先信主之人，即王福澤先生，今已被舉爲教會執事矣，實令人欽佩。會堂地基一段，即其所捐者。予提此事，並非誇耀己功，乃係援以爲例，表明設立鄉村教會，應先從佈道着手，鄉村佈道較城市佈道爲有效。山東浸會區域會堂三百六十餘處，多半是這樣設的。予想開闢教會，莫妙於擇一佈道地點，施以數月栽培之工，令人深明主道，然後由本地人自動籌建會堂，比驟然代謀要強得多。予非輕視城市佈道者，因城市佈道的好處，是要掛招牌，散佈福

音，像多人聽聞，種子却不定落於何方，甚難尋找栽培。鄉村佈道除散佈以外，兼能直接訓人灌於心內，生效速而且大。有一次予同張君佈道，曾經數村，午飯未食，腹未覺飢，至晚快樂非常。始想到主對撒馬利亞婦人談道，至門徒備妥食物，請主用飯時，主答：「我有糧以食爾所不知者」。非過來人不能領略此味。予在青州神科一年有半，青校即合併濟南齊魯大學神科，予在齊魯一年有半，神科始行畢業。回憶神學在青州之際，因每於拜日，多有神科學員，赴鄰村教會主領禮拜，各教會即大見起色。自神學遷往濟南以後，本地教會即冷落異常。推究其因，即教友少受栽培，不多識字，無有程度，不能主領主禮拜之故。予想設立教會，必得注重宗教教育，令教友俱能識字，讀經，而後始於教會有大帮助。予在此時期所得感覺，¹二人作伴佈道爲佳。²熱心講道所生快樂非常，³愈講辭愈豐富。

五 牧養教會期內的經驗

予於一九一八年畢業後，蒙統會准定，次年赴臨淄支會牧養教會。予自初小直至神學卒業，共十有三年之久，因蒙上帝鴻福，未嘗遭遇病疾，或他種困難，無故失學之嘆，亦未遭遇何種困難，得嘗苦味難之味。至一九一九年正月初赴臨淄工作地時，自膠濟鐵路淄河店車站下車，距臨淄十五里，因是年冬雪水過多，道路泥濘，十分難行，又兼路無行人，難尋助手，因初次履任，所帶行李稍多，單獨一人，自負行李，踏泥而行，始至半途，已毫無氣力。此時默想如此受苦，實難肩任。牧

師職只得勉強前行，既到臨淄公會，幸有西閩佈道堂主任倪維堂牧師，亦係鄉里，因予初去，殷勤招待，心始稍得安慰。於是年又得與張智亭老牧師同工，受其一切指教，如此一年之久，處處受其扶助，令予終身難忘。予於是年底，又蒙大統會代表公舉，行封立牧師禮，留任四年，在臨淄共五年之久，臨淄支會有會堂二十五處，輪流看望，屢經雨雪之苦，也不以爲難，較初次履任時能耐苦多了，予竟因初出所受之苦楚，成全了終身之快樂和工作。在此期間，予研究救主再來的道理，得了不少的幫助，亦加增了不少的信仰。後予由臨淄調任青州府城支會教牧二年，余將在臨淄府城二支會任職七年之久，所得之覺悟列下：

1. 初任牧職，當有老牧同工教導，
2. 起初受些苦，是將來成功的必需。
3. 當殷勤按家看望，安慰教友，
4. 祈禱查經是靈力的淵源。
5. 教友受迫時，當查攷兩方之情，加以勸導，調處，使之和睦，萬勿使經官判斷，以致結仇更深。

六 遊行佈道的經驗

本山東英浸會設有鄉區遊行佈道團，購製大布棚一架，能容四百餘人。團中有佈道人員二三位，每開一處有五六天的講演，末後即將受感慕道者之名錄冊，以備待機，再用善後栽培之工夫。如此收效甚多。待一九二六年，本會都以大棚佈道爲有效，因而北鎮鄒平周村青州各區，爭相添置，續增布棚三架，連前所有者共四架，北鎮區由王守禮牧師主任，鄒平區由孟樂三牧師主任，周村區由殷繼周牧師主任，青州區則由敝人爲主任。因此予即由牧養教會，攝入佈道範圍，以作

佈道事業。一九二八年秋，因大棚佈道受感記名者，男女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七名，有些作了教友者，因善後之人才缺乏，不免興一曝十寒之嘆，若有相當的善後，定能多收果效。予於一九二八年秋季，深願道學與靈力充足，乃又入齊魯神學特修一年，後仍回青州區擔負布棚職任，此時正遇「五運」開始，乃規定用一年的工夫，專為栽培奮興教友，提倡五運工作，因此青州區，無論城市，鄉區，男女佈道，及講經各部人員，協力合作，全體分班赴各支會，二人一班，挨家看望栽培教友，並于各支會公會地點，將前所看望尋找的教友，招齊開奮興會五六天，激發教友熱心，使對教會有澈底的認識。按青州區域計算，除冷淡不識字，不禮拜之教友外，其餘之教友，每人在五年之內得傳上六位教友，始能增加一倍。本年事已過，今秋仍繼續開大棚佈道工作，在這幾年之工作內，所得經驗如下：¹ 大棚佈道易震動人心，² 莫道記名者，得有相當的善後栽培，始多生果效，³ 在開講以先，稍用留聲機亦可在演講以後，萬勿再演，致令人心散漫，將前工盡棄，⁴ 每晚講道光景最佳，多為慕道之成人，⁵ 不宜在棚下映放幻燈，一來難維秩序，二來多招雜人，最易生亂，⁶ 演講宜通俗淺薄，多設比喩為佳，能令人樂聽易明道旨。

論到城市佈道工作，殊非易易，且生效最難。予歷年來，雖常居城市，却未任城市佈道之職，嘗於客觀方面觀察，乃知居于城市者，多係商人，甚難令其敬事上帝，因一人難事二主之故也。今日各教會多注重提倡鄉區佈道，真不為無見。

中華民國廿年三月拾八日收到

五

四

一九三十年十月三十日

(集五第) 譚驗經道傳

譚驗經道傳

中華民國十二月初版

編輯者 楊道榮

出版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聖教書局

發行所 信義書局

(五分一角定價本書)

2
469239

3391A

469239



0.15